

禮記卷三十七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樂記第十九之一

別錄屬樂記

鄭氏曰名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蓋十一篇合為一篇

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

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此鄭氏目錄次今

雖合此畧有分焉孔氏曰周衰禮廢其樂先微以音律

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

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武帝時

河間獻王好古與諸生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為樂

記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為謁者

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與禹不

同著於別錄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

禮

記



在二十四卷記無所錄也其十二篇之名按劉向別錄云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是也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篇入禮記在劉向前矣至向為別錄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總為二十三篇也愚謂此篇鄭孔皆不言作者之人惟史記正義以為公孫尼子所作未知何據樂以義理為本以器數為用古者樂為六藝之一小學大學莫不以此為教其器數人人之所習也獨其義理之精有未易知者故此篇專言義理而不及器數自古樂散亡器數失傳而其言義理者雖賴有是篇之存而不可見之施用遂為簡上之空言矣然而樂

之理終未嘗亡苟能本其和樂莊敬者以治一身而推其同和同節者以治一世則孟子所謂今樂猶古樂者而其用或亦可以漸復也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

釋文應應對之應篇內同此毗志反

鄭氏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樂之器彈其宮則眾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春秋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方猶文章也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羽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孔氏曰音即今之歌曲也愚謂此言樂之所由起也人心不能無感感不能無形於聲聲謂凡宣於口者皆是也聲之別

有五其始形也止一聲而已然既形則有不能自己之勢而其同者以類相應有同必有異故又有他聲之雜焉而變生矣變之極而抑揚高下五聲備具猶五色之交錯而成文章則成爲歌曲而謂之音矣然猶未足以爲樂也比次歌曲而以樂器奏之又以干戚羽旄象其舞蹈以爲舞則聲容畢具而謂之樂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釋文噍子遙反徐在堯反沈子堯反殺色界反徐所列反其樂音洛嘽昌善反粗采都反又才古反鄭氏曰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也噍踧也嘽寬綽貌發猶揚也孔氏曰此聲皆據人心感於物而口爲聲是人

聲也皇氏云樂聲失之矣方氏慤曰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喪所欲則哀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於所畏則敬於所悅則愛噍則竭而無澤殺則減而不隆蓋心喪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嘽則寬綽而有餘緩則舒徐而不迫蓋心得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發則宣出而無留遺散則四暢而無鬱積蓋順其心故形於聲者如此粗則壯猛以奮發厲則高急而凌物蓋逆其心故形於聲者如此直則無委曲廉則有圭角蓋心有所畏故形於聲者如此和則不乖柔則致順蓋心有所悅故形於聲者如此方氏元文多有未安今畧爲改定如此陳氏澔曰六者之動乃情也非性也性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是也愚謂首節言人心之感而爲聲由聲而爲音由音而爲樂其自微而至著有是三者之次自此以下六節皆承首節而

遞申之此二節言人之感而發為聲者由於政所以申首節言聲之義所謂聲皆指人聲而言也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

而出治道也

釋文道音導行下孟反治直吏反

禮以示其所履而所志因有定向故曰禮以道其志樂以養其心而發於聲者乃和故曰樂以和其聲聲即上所言六者之聲也感人心固以樂為主然萬物得其理而後和故道以禮而後可和以樂也政者所以布禮樂之具而刑又所以為政之輔者也極猶歸也民心即喜怒哀樂愛敬之心也同謂同歸於和也六者之心人之所不能無惟感之得其道則所發中其節而皆不害其為和矣故禮樂刑政其事雖異然其歸皆所以同民之

### 心而出治平之道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釋文治世之音絕句

安以樂音洛絕句雷讀上至安絕句樂音岳以樂二字為句崔讀上句依雷下以樂其政和為一句下亂世亡國各放此思息吏反又音筍○今按樂當音洛治世之音安以樂為一句其政和為一句下四句放此

鄭氏曰言八音和否隨政也孔氏曰治平之世其音安

靜而和樂由其政和平而人心安樂也禍亂之世其音怨憾而恚怒由其政乖僻而人心怨怒也亡國謂將亡之國也亡國之時其音悲哀而愁思由其民困苦而人心哀思也亡國不言世者以國將亡無復繼世也不云政者言國將滅無復有政也愚謂此節言人心之感而成為音者由於政所以申首節言音之義所謂音皆謂

民俗歌謠之類而猶未及乎樂也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怙

滯之音矣

釋文徵張里反後放此怙徐昌廉反滯昌制反又昌紙反

此乃言音之比而爲樂者也鄭氏曰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怙滯傲敗不和貌孔氏曰宮爲君者鄭註月令云宮屬土土居中央總四方君之象也又五音以絲多聲重者爲尊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故宮爲君商爲臣者鄭註月令云商屬金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解者云商七十二絲次宮如臣之次君角爲民者鄭註月令云角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解者云宮濁而羽清角六十四絲居宮羽之中半清半濁民比君臣爲劣比事物爲優故角清濁中爲民之象也徵爲事者鄭註月令云徵屬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也解者云

徵五十四絲是徵清事由民造爲先事乃後有物事勝於物而劣於民所以徵爲事之象也羽爲物者鄭註月令云羽屬水以其最清物之象也解者云羽最清用四十八絲而爲物物劣於事故處最末傲敗謂不和之貌若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所不相壞亂則五聲之響無敝敗矣劉氏曰五聲之本本生於黃鐘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爲宮聲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數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數七十二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數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角數六十四角之數三分之不盡一算其數不行故聲止於五此其相生之次也宮屬土弦八十一絲爲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爲君象商屬金弦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爲臣角屬木弦用六十

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爲民徵屬  
火弦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爲事羽屬  
水弦用四十八絲爲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  
爲物此其大小之次也五聲固本於黃鐘爲宮然還相  
爲宮則其餘皆可爲宮宮必爲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  
爲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各以次降殺其有  
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律而以半  
聲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無相奪倫也然聲音之道  
與政相通必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聲  
音和諧而無怙慝傲敗也愚謂此下三節承首節比音  
而樂之義而申之而言樂之通於政此節則以政之得  
而感爲樂者言之也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

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

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釋文陂彼義反  
石經官作臣

鄭氏曰君臣民事物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荒散也陂  
傾也孔氏曰五音傲敗各有所由宮音亂則其聲放散  
由其君驕溢故也商音亂則其聲欹斜而不正由其臣  
不治於官故也角音亂則其聲憂愁由政虐其民怨故  
也徵音亂則其聲哀苦由徭役不休其事勤勞故也羽  
音亂則其聲傾危由其君賦重其民貧乏故也樂緯動  
聲儀云宮爲君君者當寬大容衆故聲宏以舒其和情  
以柔動脾也商爲臣臣者當發明君之號令其聲散以  
明其和溫以斷動肺也角爲民民者當約儉不奢僭差  
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徵爲事事者君子  
之功既當急就之其事當久流亡故其聲貶以疾其和

平以功動心也羽爲物物者不有委聚故其聲散以虛  
其和斷以散動腎也動聲儀又云若宮唱而商應是爲  
善太平之樂角從宮是謂哀衰國之樂羽從宮往而不  
返是謂悲亡國之樂也又云音相生者和註云彈羽角  
應彈宮徵應是其和樂以此言之相生應卽爲和不以  
相生應卽爲亂也愚謂此二節又以政之失而應於樂  
音者言之也五者偏有所亂者亂世之音也五者皆亂  
至於迭相陵侮而爲慢者亡國之音也周禮大司樂凡  
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四者由輕而重則聲之  
失莫甚於慢矣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  
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釋文比毗志反濮音卜  
鄭氏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

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  
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事見史記樂書桑間在濮

陽南誣罔也孔氏曰比猶同也鄭音好濫淫志衛音促  
速煩志並是亂世之音雖亂而未滅亡故云比於慢濮  
水之上桑林之間所得之樂是亡國之音其政散者謂  
君之政教荒散也其民流者流謂流亡君旣荒散民自  
流亡也誣上行私而不可止者君旣失政在下則誣罔  
於上行其私意不可禁止也愚謂比近也近於慢猶未  
遽至於慢也慢者亡國之音若桑間濮上是也○孔氏  
曰異義云論語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  
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言  
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許君謹按鄭詩二十一篇說  
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今按鄭詩說婦人者九篇異義

云十九誤也張子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  
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質氣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  
其人心怠惰其人性情如此其聲音亦然故聞其樂使  
人解慢愚謂孔氏謂鄭詩說婦人者九據毛詩而言許  
慎言鄭詩說婦人者十九疑齊魯韓三家詩說有如此  
者今朱子集傳於鄭詩多以爲淫詩與毛傳不同豈非  
卽由慎說發其端與然鄭詩不可以爲鄭聲說見後魏  
文侯篇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  
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  
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  
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  
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鄭氏曰倫類也理分也禽獸知此爲聲耳不知其宮商  
之變也八音並作克諧曰樂幾近也聽樂而知政之得  
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也方氏慤曰凡耳有所聞  
者皆能知聲心有所識者則能知音通於道者則能知  
樂若瓠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  
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  
此衆庶之知音者也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  
觀則君子之知樂者也愚謂樂通倫理謂其通於君臣  
民事物五者之理也禮樂之爲用雖異而理則相通故  
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則惟實體其理於身者能  
之又非僅知之而已故謂之有德自第二節以下承首  
節聲音樂三者之義而遞申之至此則合而結之而歸  
重於知樂以起下章之義也○右第一章本樂之所由



生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  
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尙玄酒而  
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  
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  
也釋文食音嗣下食饗同和胡卧反好呼報反惡  
烏路反又並如字後好惡二字相連者皆放此

鄭氏曰隆盛也極窮也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  
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  
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大饗禘祭先王以腥魚爲俎  
實不膳熟之大羹肉湑不調以鹽菜遺猶餘也平好惡  
教之使知好惡也孔氏曰清廟之瑟謂歌清廟之詩所  
彈之瑟朱弦謂練朱絲爲弦練則聲濁也疏越疏通底  
孔使聲遲聲濁又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響初發首

一倡之時唯有三人歎之是人愛樂雖然有遺餘之  
音以其貴在於德念之不忘也尙元酒在五齊之上也  
腥生也俎腥魚俎有三牲而兼載腥魚也大羹肉湑不  
以鹽菜和之此皆質素之食人所不欲也雖然有遺餘  
之味以其有德質素其味可重也元酒腥魚大羹是非  
極口腹也朱弦疏越是非極耳目也先王制禮樂不爲  
口腹耳目將以教民均平好惡而反歸人道之正也朱  
子曰一倡三歎謂一人倡而三人和也愚謂鄉飲酒禮  
工四人二瑟燕禮大射工六人四瑟皆歌工二人若諸  
侯大饗之禮歌工當有四人以一人發歌句而三人應  
和之也虞書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升歌并有琴此言瑟  
而不言琴然則升歌用琴惟天子宗廟之祭乃有之與  
致猶極也俎腥魚謂朝踐薦血腥之時魚亦腥而載之

於俎也樂以升歌爲始合舞爲終故樂未嘗不極音而其隆者則在於升歌清廟以發明先王之德而不在於極音也食饗之禮設尊則以元酒在西醴酒在東薦牲則以薦腥在先饋熟在後故食饗未嘗不致味而其隆者則在於元酒腥魚以反先代質素之本而不在於致味也樂在於示德故不極音而有餘於音禮在於反古故不極味而有餘於味也人道本無不正惟其徇於好惡而失之入之好惡之出於本然者亦無不平惟其徇於耳目口腹之欲而失之今使人皆知貴德反古之意則不至徇於耳目口腹之欲而好惡自此平人道之正可以反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釋文泆音逸  
知者音智

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卽有是形有是形卽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卽所謂情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性情之別此指情之動處爲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

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好惡本有自然之節唯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庶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唯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尙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明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唯其反躬自審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何也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則以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

之所以爲貴也而反化於物天理唯恐其存之不至也而反滅之人欲唯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爲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則天理之本然者初未嘗滅也但習染之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厲知恥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以上卽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不得此程子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此程子所謂在人曰性也然性之本體原未嘗離亦未嘗雜要人就上面見得其本體耳性不可形容善言性者不過卽其發見之端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

禮言集解卷三十一  
是也又曰物至知知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又曰物之誘人固無窮然亦是自家好惡無節所以被物誘去若是自有主宰如何被誘去愚謂上文言先王之制禮樂所以教人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此節又以人之好惡本於性而流於情者言之蓋人之好惡之失乃大亂之所由起此禮樂之所以不可不作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釋文衰七雷反安樂音洛冠古

亂反別彼列反下文皆同

鄭氏曰言爲作法度以遏其欲男二十而冠女許嫁而笄成人之禮射鄉大射鄉飲酒也愚謂射鄉鄉射鄉飲

酒也人之好惡無節先王之制禮樂於天下之人皆爲之節安樂者所謂治世之音安以樂也和安樂者言導之於和而使之發於聲者皆安樂也和安樂者樂之所以和民聲也節喪紀別男女正交接者禮之所以節民心也又爲之政以一其行爲之刑以防其姦此四者聖人脩道之教人道之所以正而大亂之所以息也○右第二章本樂之所由作也

右樂本篇第一○十一篇之次禮記與劉向別錄史記樂書皆不同蓋別錄乃二十三篇之舊次而禮記則取以入禮者之所更定樂書本取諸禮記而褚少孫又自以其意升降之也鄭氏註禮記一依經文而目錄之次又不同觀其於賓牟賈師乙魏文侯三篇皆以年代次之則其意似以禮記之舊次爲未善又以經文次第不

欲輒更而於目錄見其意也又鄭謂十一篇畧有分則自魏文侯賓牟賈師乙三篇確然可見者之外其餘分篇鄭氏原無明說孔疏亦言仔細不可的知疏中及史記正義分篇之說皆本於皇氏雖未有以知其必然然別無可考證今姑從之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釋文勝治證反飭音

救本亦作飾音式著張慮反

鄭氏曰同謂協好惡異謂別貴賤禮樂欲其並行彬彬然陳氏澔曰和以統同序以辨異樂勝則流過於同也禮勝則離過於異也合情者樂之和於內所以救其離

之失飾貌者禮之檢於外所以救其流之失愚謂禮言義見其有以相辨而貴賤之所以等也樂言文見其有以相接而上下之所以和也好惡者刑爵之本刑爵者好惡之用仁以愛之而有惻怛之實義以正之而得裁制之宜又所以為禮樂刑爵之本者也民治行者言以此治民而民無不治也○右第一章言禮樂之為用異而實以相濟也蓋禮之與樂若陰之與陽仁之與義其理同出於一原其用相須而不離樂所以和禮而禮之從容不迫者即樂也禮所以節樂而樂之節制不過者即禮也且萬物得其理而後和其序尤有不可紊者故樂記一篇每以禮相配而言之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

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  
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  
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釋文易以或反  
爭爭鬪之爭長

丁丈  
反

鄭氏曰樂由中出和在心禮自外作敬在貌文猶動也  
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至猶達也行也賓協也試用也  
愚謂禮樂之本皆在於心然樂以統同舉其心之和順  
者達之而已故曰由中出禮以辨異其親疎貴賤之品  
級必因其在在外者而制之故曰自外作樂由中出故無  
事乎品節之煩而其意靜禮由外作故必極乎度數之  
詳而其事文樂之大者必易一倡三嘆而有遺音而不  
在乎幼眇之音也禮之大者必簡元酒腥魚而有遺味  
而不在于乎儀物之繁也然則由中出者固非求之於外

而由外作者正當反而求之於中矣樂至則無怨者神  
人治而上下和也禮至則不爭者上下辨而民志定也  
必易必簡者禮樂之所以立乎其本無怨不爭者禮樂  
之所以達乎其用如此則第相與揖讓以行禮樂而天  
下自治矣天子不怒者言無可怒之事也合父子之親  
使民父子有親明長幼之序使民長幼有序以敬四海  
之內者使四海之內皆粲然有文以相接相敬而無相  
褻也暴民不作至天子不怒樂至則無怨之事也合父  
子之親以下禮至則不爭之事也○右第二章言禮樂  
之作不同而其治天下之功一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  
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  
敬同愛矣

鄭氏曰同和同節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百物不失不  
失其性祀天祭地成物有功報焉禮樂教人者鬼神助  
天地成物者也愚謂天地有自然之和而大樂與天地  
同其和天地有自然之節而大禮與天地同其節百物  
不失者百物得和以生各保其性也祀天祭地者萬物  
得節以成本其功於天地而報之也鬼神者天地之功  
用自然之和節也禮樂者聖人之功用同和同節者也  
鬼神體物而不遺禮樂體事而無不在二者一明一幽  
同運並行故能使四海之內無不得其節而合於敬無  
不得其和而同於愛也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  
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借

鄭註沿  
或作緣

鄭氏曰沿猶因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

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事與時並爲事在其時  
也禮器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名與  
功借爲名在其功也借猶俱也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  
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各因其得天下之功愚  
謂禮之事異而敬之情則同樂之文殊而愛之情則同  
禮樂之文與事者其末而愛敬之情者其本末可變而  
本不可變故明王以相沿也事與時並者禮有質文損  
益視乎時以起事名與功借者樂有韶夏濩武隨乎功  
以立名也明王之於禮樂因其情之不可變者以爲本  
故因時以制禮象功以作樂而皆有以成一代之治也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  
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禘  
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

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釋文綴丁劣反徐丁

衛反下綴遠綴短皆同  
上時掌反還音旋

鄭氏曰綴謂鄗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述謂訓其義也愚謂禮樂之文所謂殊事異文者也器則文之所寓也其文易識其情難知知其情則得其本以達其未而化裁變通其文由之而出故能作識其文則於其本猶有所未逮也而於其已然之迹亦可以守之而不失故能述作者之謂聖禹湯文武周公是也述者之謂明游夏季札是也○右第三章言禮樂之本在乎愛敬之情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劉氏曰前言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以成功之所合而言也此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以效法之所本而言也天地之和陽之動而生物者也氣行而不乖故百物皆化天地之序陰之靜而成物者也質具而有秩故羣物皆別樂者法乎氣之行於天者而作故動而屬陽聲音氣之為也禮者法乎質之具於地者而制故靜而屬陰儀則質之為也過制則失其序如陰過而肅則物之成者復壞故亂過作則失其和如陽過而亢則物之生者反傷故暴明乎天地之和與序然後能興禮樂以贊化育也愚謂禮以節行非所以為亂也然過制則不足以為節而反至於亂矣樂以道和非所以為暴也然過作則不足以為和而反至於暴矣上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下又以樂專屬天



以禮專屬地者蓋天地各有自然之和序而樂之動而屬乎陽禮之靜而屬乎陰於天地又各有所專屬焉猶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而分而言之則陽與剛屬乎天陰與柔屬乎地雖若各為一理而實則相通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釋文

又作耶同似嗟反

鄭氏曰倫猶類也患害也官猶事也質猶本也愚謂論倫無患者言其心之和順足以論說樂之倫理而不相悖害也樂之情禮之質以其根於心者言聖人制禮樂之本也樂之官禮之制以其著於事者言聖人用禮樂

之實也至於禮樂既達而施而用之又欲以情官質制徧化天下之人而與民同之也○右第四章言禮樂之作本於天地而達於民也

右樂論篇第二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釋文王如字徐于況反治

直吏反辯本又作辨音遍亨沈普衡反徐許兩反夫音扶下皆放此

鄭氏曰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辯徧也達具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燭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不相沿樂不相襲禮言其有損益也愚謂聲容者樂之末也故干戚之舞非備樂而朱弦疏越有遺音者

矣儀物者禮之末也故孰亨而祀非達禮而元酒腥魚  
有遺味者矣樂之文五帝未嘗相沿禮之事三王不必  
相襲以其非禮樂之本故也帝王皆有禮樂於五帝言  
樂於三王言禮互文也樂失其本而致飾於聲容之盛  
則反害於和樂之正而至於憂矣禮失其本而徒務乎  
儀物之粗則不根於忠信之實而失之偏矣敦厚其樂  
而不至於憂禮節詳備而不至於偏則惟其情足以稱  
之而能與天地同其和節故也非大聖其孰能之○右  
第一章言惟聖人能作禮樂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  
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  
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  
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釋文長丁丈反近附

近之近又其靳反  
停音純本又作敦

天地定位萬物錯陳此天地自然之禮也流而不息而  
闔闢不窮合同而化而渾淪無間此天地自然之樂也  
春作夏長者天地生物之仁也仁者陽之施故近於樂  
秋斂冬藏者天地成物之義也義者陰之肅故近於禮  
敦和者厚其氣之同別宜者辨其體之異率神者氣之  
流行而不息循乎神之伸也居鬼者體之一定而不易  
主乎鬼之屈也率神則屬乎陽而從天居鬼則屬乎陰  
而從地聖人作樂以應天法乎陽以爲生物之仁制禮  
以配地法乎陰以爲成物之義也天地官言天地各得  
其職猶中庸之言天地位也蓋聖人法天地以作禮樂  
而禮樂又能爲功於天地此聖人所以贊化育而上下  
同流者也○朱子曰天高地下一段意思極好非孟子

以下所能作其文似中庸必子思之辭左傳云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云云都是做這箇去合那天却無自然之理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是自然合當如此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釋文卑如字又音婢

鄭氏曰卑高謂山澤也愚謂此申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之義也禮有君臣而天尊地卑即自然之君臣也卑謂澤高謂山禮有貴賤而山澤之卑高即自然之貴賤也易之義以陽爲大陰爲小禮有小而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即自然之小大也方以道言物以形言方以類聚而剛柔燥濕之相從物以羣分而飛潛動

植之各異由其所稟之性命不同也在天而日月星辰之成象在地而山川人物之成形凡此皆禮之見於天地者乃天地自然之別也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釋文上時掌反齊註讀爲躋又作躋子兮反摩本又作磨未何反蕩本又作盪

同大儻反寔音延又音挺煖徐許爰反沈況遠反

鄭氏曰齊讀爲躋躋升也摩猶迫也蕩猶動也奮迅也百化百物化生也愚謂此申言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之義也言其體謂之天地言其氣謂之陰陽陰之氣上升陽之氣下降則陰陽相摩矣天下交於地地上交於天則天地相蕩矣煖易作烜鼓之奮之動之煖之皆指萬物而言凡此皆樂之見於天地者乃天地自

然之和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鄭氏曰辨別也升成也樂失則害物禮失則害人愚謂此又言在人者不可以無禮樂也蓋天地雖有自然之禮樂而禮樂之在人者乃所以贊天地之化育也故無樂則氣化不時而至於乖沴故萬物不生無禮則男女無別而至於相瀆故既亂興作蓋禮樂與天地相感通故禮樂之不興雖人事之所為而其足以害物而致亂者乃天地之情也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

高極遠而測深厚

釋文蟠步丹反或蒲河反

鄭氏曰蟠猶委也高遠三辰也深厚山川也言禮樂之道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則其間無所不之孔氏曰禮樂

取象於天地功德又能遍滿乎天地之間天降膏露是極乎天地出醴泉是蟠乎地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是行乎陰陽用之祭祀百神俱至是通乎鬼神天之三光皆應禮樂而明是禮樂窮極高遠也地之山川皆應禮樂而出瑞應是測深厚也朱子曰此以理言有是理卽有是氣一氣之和無所不通愚謂此言聖人作禮樂之功效所謂禮樂明備而天地官者也

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釋文樂著直畧反大音泰

鄭氏曰著之言處也大始百物之始生著不息著不動著猶明白也息猶休止也愚謂樂者陽之動故氣之方出而爲物之大始者樂之所著也禮者陰之靜故質之有定而爲物之已成者禮之所居也著不息者天之動

也著不動者地之靜也一動一靜充周乎天地之間以始物而成物者自然之禮樂也惟天地之禮樂如此故聖人之治天下亦必曰禮樂云云者語辭也○右第二章言天地有自然之禮樂聖人法而制之又能為功於天地也

右樂禮篇第三

史記正義作禮樂○今按十一篇之名別錄及史記正義與孔疏間有不同今其名篇之義已不可盡考知亦無以質其得失也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

王氏肅曰尸子及家語云舜彈五弦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孔氏曰案世本神農作琴今云舜作者特用琴歌南風始自舜或五弦始舜也陳氏祥道曰賞諸侯以樂前此無有也而夔始制之

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

釋文舞行戶剛反其行下孟反

鄭氏曰民勞則德薄鄼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鄼相去近舞人多也○右第一章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鄭氏曰大章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脩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韶舜樂名也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紹堯之德周禮曰大磬夏禹樂名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周禮曰大夏殷周之樂周禮曰大濩大武盡言盡人事也孔氏曰按樂緯及禮樂志云

黃帝曰咸池咸池雖黃帝之樂至堯更增改脩治而用之則世本名咸池是也周禮謂之大咸黃帝之樂堯不增脩者則別立其名則此大章是也至周謂之大卷更加以雲門之號周禮雲門大卷在大咸之上此大章在咸池之上故知大卷當大章愚謂此與周禮大司樂皆言歷代樂名此言大章與周禮雲門大卷相當則大章卽雲門大卷無疑也鄭氏周禮註云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其德如雲之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是雲門大卷爲黃帝樂咸池爲堯樂也樂緯及禮樂志云黃帝曰咸池堯曰大章而莊子亦言黃帝張咸池於洞庭之野故鄭於此註又以大章爲堯樂咸池爲黃帝樂又以其於先後之序不合則謂黃帝之

樂堯增脩而用之夫五帝不相沿樂舜禹湯武皆自作一代之樂何以堯不作樂而但脩黃帝之樂而用之乎周用六代之樂於先代之樂未嘗別爲立名何以堯用黃帝之樂乃別爲之名乎秦人事不師古始改周舞曰五行舞至漢高帝又改舜招舞曰文始舞三代時未聞有是也大章爲黃帝樂咸池爲堯樂以周禮六樂之序斷之無可疑者緯書繆妄莊生寓言而漢志之言卽本之緯書均未可據也○右第二章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

鄭氏曰教謂樂也愚謂教不時則傷世故必有樂以教民事不節則無功故必有禮以節事

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釋文行下孟反

鄭氏曰以法治以樂爲治之法行象德民之行順君之德也愚謂此承上教不時則傷世而言先王以樂教民之事也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鄭氏曰以穀食犬豕曰豢爲作也言豢豕作酒本以饗祀養賢而小人飲之善酗以致獄訟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孔氏曰凡獻數按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並依命數其臣介則孤同子男卿大夫畧爲一節但三獻則天子諸侯之士同壹獻故昭六年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邊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得貺不過三獻但春秋亂世或有大夫五獻者故昭元

年鄭伯享趙孟具五獻之邊豆於幕下愚謂此承上事不節則無功而言先王以禮節民之事也無禮則酒食至於興訟有禮則酒食可以合歡事之不可以無節如此然禮之節民非一事獨以備酒禍言之者畧舉以見其餘也

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

釋文綴知劣反

鄭氏曰綴猶止也愚謂樂所以使民象君之德禮所以綴止民之淫亂此承上二節以起下文也

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

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釋文樂音洛下所樂哀樂康樂皆同分扶問反

鄭氏曰大事謂死喪張氏守節曰民有喪則先王制哀麻哭泣之禮以節之使各遂其哀情是有禮以哀之也大福祭祀吉慶也民慶必歌舞飲食禮使之不過而各

遂歡樂是有禮以樂之也哀樂皆用禮節各終其分故云皆以禮終愚謂此結言先王以禮節民之事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釋文著知慮反○漢書禮樂志易俗下有易字

鄭氏曰著立也謂立司樂以下使教國子愚謂此結言先王以樂教人之事也○右第三章

右樂施篇第四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擘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釋文知音智應於顛反篇內同殺色界反又色例反思息吏反又音斯慢本又作媯莫諫

反易以豉反賁依註讀為憤扶粉反肉而救反好呼報反辟匹亦反狄他歷反○鄭註肉或為潤○今按志微漢書作纖微當從之

鄭氏曰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也志微意

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簡節

少易也奮末動使四支也賁讀為憤憤怒氣充實也春

秋傳曰血氣狡憤肉肥也狄滌往來疾貌也濫僭差也

此皆民心無常之徵也孔氏曰此言人心不同隨感而

變樂聲善惡本由民心而生合成為樂又下感於人猶

如雨出於山而還雨山火出於木而還燔木故此篇之

首論人能興樂此章之意論樂能感人也身為本手足

為末故云奮末動使四支詩云踳踳周道字雖異與此

狄同詩又云滌滌山川皆物之形狀故云往來疾貌狄

成滌濫言樂之曲折疾速而成速疾而止陳氏祥道曰



肉倍好者璧好倍肉者瑗肉好如一旋而不可窮者環  
肉好之音豈其音旋而不可窮邪陳氏澔曰狄與逖同  
遠也成者樂之一終狄成言其一終甚長淫泆之意也  
滌洗也濫侵僭也言其音之泛濫侵僭如以水洗物而  
浸漬侵濫無分際也愚謂志微漢書樂志作纖微是也  
纖微謂樂音纖細而微眇也諧和也慢疏也易平也繁  
文文章繁簡節奏簡也猛起謂樂之始剛猛奮末謂  
樂之終奮迅廣賁謂樂音廣大而憤怒也肉好以璧之  
肉好喻音之圓轉而潤澤也順成者以順而成和動者  
以和而動也流辟者流宕而偏僻邪散者淫邪而散亂  
狄成言樂之一成節奏逖遠所謂流湏以忘本也滌濫  
如水之滌蕩放濫往而不返也纖微噍殺之音出於哀  
者也以此感民則民之心亦應之而哀矣嘽諧慢易繁

文簡節之音出乎樂者也以此感民則民之心亦應之  
而樂矣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出於怒者也以此感  
民則民之心亦應之而怒矣廉直勁正莊誠之音出於  
敬者也以此感民則民之心亦應之而敬矣寬裕肉好  
順成和動之音出於愛者也以此感民則民之心亦應  
之而愛矣流辟邪散逖成滌濫之音出於喜者也以此  
感民則民之心亦應之而喜矣此所言六者之音與第  
一篇同但彼言人心之感而爲聲此則言樂音之感人  
而人心應之也○孔氏以志微爲君之志意噍殺爲樂  
音嘽諧慢易爲君德繁文簡節爲樂音粗厲爲人君氣  
性猛起奮末廣賁爲樂音廉直勁正爲君德莊誠爲樂  
音寬裕爲君德肉好順成和動爲樂音流辟爲君志邪  
散狄成滌濫爲樂音皆上論君德下論樂音蓋因首句

志微二字推類以言其餘然如其言則上下衡決不成  
文理且首篇云其聲嘽以緩其聲粗以厲其聲直以廉  
則此云嘽緩粗厲廉直皆指聲音亦明矣鄭氏引左傳  
其細已甚以解志微則於志微二字原不指君德然以  
志言音義又不合當從漢志作纖微爲是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  
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  
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  
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  
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  
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釋文道音導行下孟反稱尺證反  
比毗志反長丁丈反見賢徧反

情性先王一已之情性也先王之性天理渾然其發而  
爲情者無不中節此中和之極而作樂之本也鄭氏曰

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密之言閉也等差也各用  
其才之差學之廣謂增習之省猶審也文采謂節奏合  
也繩度也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小大謂高聲正聲之類也終始謂始於宮終於羽以象  
事行謂宮爲君商爲臣陳氏澔曰度數十二律上生下  
生損益之數也禮義貴賤隆殺清濁高下各有其義也  
生氣之和造化細縕之妙也五常之行仁義禮智信之  
德也合生氣之和使其陽之動而不至於散陰之靜而  
不至於密道人心五常之行使剛氣不至於怒柔氣不  
至於懾天地之陰陽人心之剛柔四者各得其中而和  
暢焉則交於中而發見於外矣於是宮君商臣角民徵  
事羽物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倫然後推樂之教以化民

成俗也立之學若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是也立之等若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之類是也廣其節奏者增益學者之所習也省其文采省察其音曲使五聲相和相應若五色之相雜以成文采也厚如書惟民生厚之厚以繩德厚謂檢約其固有之善而使之成德也律以法度整齊之也比以次序聯合之也宮音至大羽音至小律之使各得其稱始於黃鐘終於仲呂比之使各得其序以此法象而寓其事之所行也人倫之理皆可於樂而見之故曰樂之所觀其義深奧矣蓋古有是言而記者引以為證

土微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

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釋文易以或反湏綿鮮反和胡卧反○今按和當讀平聲

石經滅上無而字

鄭氏曰遂猶成也慝穢也廣謂聲緩也狹謂聲急也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孔氏曰土衰微故草木不長水煩擾故魚鼈不大陰陽之氣衰故生物不得遂成世道衰亂上下無序男女無別故禮慝而樂淫此以上三事喻下一事也感感動也條遠也暢舒也感條暢之氣謂感動人心長遠舒暢之善氣也愚謂萬物得其理而後和禮既慝則樂亦淫矣哀之過故其聲纖微噍殺太急而不莊樂之過故其聲擘諧慢易太緩而不安不莊故慢易以犯節不安故流湏以忘本忘本故其節奏廣廣則寬博而容姦邪犯節故其節奏狹狹則迫切而思嗜欲感條暢之氣則無以合生氣之和滅平和

禮記集解卷三十一  
之德則無以道五常之行此皆淫樂之害也

右樂言篇第五史記正義作言樂

禮記卷三十七終

廩生邑後學唐宣言校栞

禮記卷三十八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樂記第十九之二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釋文分扶問反

孔氏曰姦聲感動於人而逆氣來應二者相合而成象淫樂遂興紂作靡靡之樂是也正聲感動於人而順氣來應二者相合而成象和樂遂興若周室太平頌聲作也聲感人是倡也氣應之是和也善倡則善和惡倡則惡和是倡和有應回謂乖違邪謂邪僻乖違邪僻及曲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分限善歸善分惡歸惡分是萬物之情理各以類自相感動也愚謂姦聲正聲皆謂人

聲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

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

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釋文其行下孟反辟匹亦反知

音智○石經淫樂作淫聲

情懼其流也反之則所發者不過其節而其志和矣行

懼其失也比擬善惡之類去其惡而從其善則其行成

矣此二者正心脩身之事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防其

接於外者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謹其存於中者也惰

慢之氣自內出邪辟之氣自外入而皆不設於身體則

內外皆得其養矣君子之反情比類如此故能使小大

之體莫不順而不逆正而不邪而所行皆合於義也此

言聖人作樂之本也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

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釋文著張慮反

發以聲音謂升歌也仲尼燕居云升歌清廟發德也是

也文以琴瑟謂以琴瑟合於歌詠而文飾之堂上之樂

也干戚武舞故言動羽旄文舞故言飾從隨也簫管輕

故言從此皆堂下之樂也聖人之至德著於外而有光

輝樂以象之而至德之光奮矣四氣之和四時之和氣

也樂以合之而四氣之和動矣親疏貴賤男女長幼之

理皆形見於樂而萬物之理著矣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

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

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釋文還音旋

清明言其聲之無所淆雜猶論語之言皦如也廣大言

其體之無不包載猶季札言地之無不載也終始言其先後之有序周還言其循環而不窮樂以五聲相生而成音節猶五色相次而成文章不亂者君臣民事物之各安其位也八風者八方之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閭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東北方曰條風樂之八音應乎八風竹音生於震而屬東木音生於巽而屬東南絲音生於離而屬南土音生於坤而屬西南金音生於兌而屬西石音生於乾而屬西北革音生於坎而屬北匏音生於艮而屬東北從律而不姦謂八音應八風之氣克諧而無奪倫也百度言其多也百度得數而有常者若宮之八十一絲以至於羽之四十八絲黃鐘之九寸以至於應鐘之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莫不得其常

數也宮聲最大羽聲最小國語曰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是聲雖有大有小然相成而不相戾也終始相生者十二律始於黃鐘終於中呂五音始於宮終於角雖有終有始然相生而不相廢也先發者爲倡後應者爲和短者爲濁長者爲清經常也十二律或倡或和或濁或清更迭用之以爲常法所謂旋相爲宮也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倫類也樂行倫清言樂達於天下而倫類清美也耳目聰明血氣和平就一身而言之也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合一世而言之也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鄭氏曰道謂仁義也欲謂邪僻也愚謂樂者人之所歡

樂也然君子小人所樂不同君子樂得其道而能自制其欲故得其所樂而不至於亂小人樂得其欲而至於忘道則適足以爲惑而不足以爲樂矣言此以明先王之作樂正以道制欲之事故能使人各得其所樂以起下文之所言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釋文鄉許亮反

反情以和其志結首節之義不言比類以成其行者省文可知也廣樂以成其教結次節之義方道也民知鄉方結第三節樂行倫清之義此一節總結上文○右第一章言聖人之作樂皆本於已之德以教人也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

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

外唯樂不可以爲僞

釋文詩言其志一本無言字

端猶孟子言四端之端性在於中而發而爲德德者性之端緒也德不可見而象之爲樂樂者德之光華也非器無以成樂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也歌也舞也三者合而爲樂而其本則在乎心之德也德具於心發而爲三者而後樂器從而播之情深者謂喜怒哀樂之中節氣盛者謂陰陽剛柔之交暢文明者文采著明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也化神者行乎陰陽通乎鬼神窮高遠測深厚而無所不至也情深而氣盛者德也和順之積中者也文明而化神者樂也英華之發外者也有是德然後有是樂故樂不可以爲僞○右第二章承上章可以觀德而言德爲作樂之本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  
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  
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  
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  
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  
為大焉釋文見賢遍反著張慮反復音伏拔步葛反又皮  
八反獨樂皇音洛庾音岳好呼報反以聽過本或  
作以聖  
過如字

鄭氏曰文采樂之威儀也先鼓謂將作樂先擊鼓以警  
戒眾也三步謂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其舞之漸也孔  
氏曰樂者心之動也者心動而見聲聲成而為樂樂由  
心動而成也聲者樂之象也者樂本無體由聲而見是  
聲為樂之形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者聲無曲折則  
太質素故以文采節奏而飾之使美也動其本則心之

動也樂其象則樂之象也治其飾則亦聲之飾也此結  
上三事自此以下記者引周之大武之樂以明此三者  
之義愚謂先鼓以警戒者大武將舞之先擊鼓以警戒  
其眾所謂備戒之已久也三步以見方者舞之初作先  
三舉足以示其所往之方所謂始而北出也再始以著  
往者舞者於二成之初又再始舉足以著其所往所謂  
再成而滅商也亂終也復亂以飭歸者舞者之終從未  
表復於第一表以整飭其歸所謂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也拔急疾也奮疾而不拔者武舞發揚蹈厲欲及時事  
有奮發迅速之象而不至於大疾而失其節也極幽而  
不隱者言武王之病不得眾恐不逮事臨事而懼情意  
幽深大武之樂唱歎淫液以發明其幽深之情而著見  
而不隱也獨樂其志不厭其道者樂其德之備於已也



欲謂可願欲之事備舉其道不私其欲者廣其化之被於民也此則周召之治以文止武而周道四達也情見而義立者武王愛民之情見而弔伐之義立也樂成而德尊者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而見武王之德之尊也君子樂得其道故聽之而生其好善之心小人樂得其欲故聽之而知其情欲之過故曰以下又引古語以結之註疏自先鼓以警戒以下皆以大武言之其說是也惟其解再始著往謂武王除喪觀兵孟津二年乃復伐紂則出於張霸偽秦誓之說而不可信而以極幽爲歌者其義亦爲未安耳○右第三章又言樂所以爲德之象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釋文施始鼓反  
石經無而字

鄭氏曰言樂出而不反而禮有往來也孔氏曰言作樂之時衆庶皆聽之而無反報之意但有恩施而已禮尙往來受人禮事必當報之也樂樂其所自生者又廣明上樂者施也言王者作樂歡樂其已之所由生若武王民樂其由武功而生王業卽以武爲樂名以受施處立名無報反之義也禮反其所自始者王者制禮追反其所自始若周由后稷爲始祖卽追祭后稷報其王業之由是禮有報也樂章德者樂是章明其德不求其報禮報情反始者言行禮者他人有恩於己己則報其情先祖旣爲始於子孫子孫則反報其初始以人意言之則謂之報情以子孫言之則謂之反始其實一也朱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亦如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是和氣中間直出無所待於外禮却是初始有這

意思外面却做一箇節文抵當他却是人做底雖說是人做元不會杜撰因他本有這意思故下文云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和順積諸中英華發諸外便是章著其內之意橫渠說樂則得其所樂卽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說得亦好只是樂其所自成與樂其所自生用字不同耳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流本又作旒音流緣悅絹反

鄭氏曰贈諸侯謂來朝將去報之以禮孔氏曰前明樂者爲施禮者爲報此明禮報之事諸侯奉其土地所有來朝天子天子以此等之物報之不覆明樂施以樂施之恩其事易知記者畧之也大輅謂上公及同姓侯伯

則金輅異姓象路四衛革輅蕃國木輅受於天子總謂之大輅也龍旂九旒據上公言之若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青黑緣者寶龜之甲並以青黑爲之緣也從之以牛羊之羣者天子旣與大輅之屬又隨從以牛羊非一也愚謂公羊傳曰龜青純何休云純緣也謂緣甲顛也千歲之龜青髯則龜之緣乃其本質自然非爲之也牛羊之羣饗餼所陳之牲牢也孔氏以此合於上章今考其文義與上文似不相蒙疑係他篇錯簡否則或有闕文耳○右第四章

右樂象篇第六

史記樂書移樂也者施也以下於樂施章之末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鄭氏曰統同同合和也辨異異尊卑也管猶包裹愚謂

樂由中出而本乎中節之情故曰情之不可變若其可變則非情之和而不足以爲樂矣禮由外作而合乎萬事之理故曰理之不可易若其可易則非理之當而不足以爲禮矣情欲其無所乖戾故統同理貴乎有所分別故辨異人情萬變不窮然有禮樂以統同辨異則懽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別天下之人情皆管攝於是而不能外也○右第一章言禮樂可以治人情也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傾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傾父子君臣之節

釋文去起呂反傾音負

鄭氏曰傾猶依象也降下也興猶出也凝成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領猶理治也愚謂窮極也本謂樂本心而起也變卽後篇所謂聲音動靜性術之變也極其和順

之本於心而知其發爲聲音動靜之變則情之發皆中節而無不和故爲樂之情禮以忠信爲本著誠去僞則本立而其文由之而出故爲禮之經天地之情以其發見者言傾天地之情者言依象天地之情同和同節而與天地同其用也神明之德以其存主者言達神明之德言通於神明之德必易必簡而與天地同其體也降興上下之神言禮樂用之祭祀可以感格鬼神若周禮言天神皆降地祇皆出是也凝如中庸至道不凝之凝精者形而上之道粗者形而下之器禮樂者道與器合而精粗之體皆凝聚於是也領猶統會也言君臣父子之節皆統會於禮樂之中也○朱子曰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之本便是禮之誠若細分之則樂只是一箇周流底物禮則兩箇相對著誠與去僞也禮則相刑相尅

以此尅彼樂則相生相長其變無窮樂如晝夜之循環  
陰陽之闔闢周流貫通而禮則有向背明暗所以樂記  
內外同異只管相對說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

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觫生蟄蟲

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殯則

樂之道歸焉耳

釋文訢依註音熹許其反一讀依字音欣  
區依註音旬古侯反徐邱于反一音鳥侯反觫古伯反伏  
扶又反鬻音育徐又扶袁反殯音獨殯呼闐反范音溢徐  
况逼反一音况秋反

鄭氏曰訢讀為熹熹猶蒸也氣曰煦體曰嫗屈生曰區

無觫曰觫昭曉也蟄蟲以發出為曉更息曰蘇孕任也

鬻生也內敗曰殯殯裂也今齊人語有殯者孔氏曰天

地訢合言二氣蒸動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也言體謂之

天地言氣謂之陰陽天地動作則是陰陽相得也天以

氣煦之地以形嫗之天煦覆而地嫗育也草木據其成

體故云茂區萌據其新生故云達羽翼奮者謂飛鳥之

屬皆得奮動也角觫生者謂走獸之屬悉皆生養也蟄

蟲昭蘇者言蟄伏之蟲皆得昭曉蘇息也羽者嫗伏謂

飛鳥之屬皆得體伏而生子也毛者孕鬻謂走獸之屬

以氣孕鬻而繁息也胎生者不殯謂不殯敗也卵生者

不殯言不殯裂也所以致此諸物各順其性由樂道使

然故云樂之道歸焉耳樂由人心而生人心調和故樂

音純善協律呂之體調陰陽之氣二氣既調故萬物得

所也愚謂二氣細縕而發育萬物者固造化自然之功

用然非聖人作樂以感召其和氣則天地之氣且不免

於乖沴而萬物有不得遂其生矣故以此為樂之道歸

焉此聖人致中和而位天育物之效也○右第二章言禮樂之功非徒可以治人情而可以徧及乎天地之間也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釋文鋪音胡反又音敷上如字或時掌反行下孟反

鄭氏曰言禮樂之本在人君也樂本窮本知變禮本著誠去僞辨猶別也正也弦謂鼓琴瑟也後尸居後贊禮儀此言知本者尊知末者卑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才技也先謂位在上也後謂位在下也尊卑備乃可制作

以爲治法孔氏曰樂師辨曉聲詩但知樂之末節故北面而鼓弦宗謂宗人祝謂大祝宗祝但辨曉於宗廟詔相之禮故在尸後商祝謂習商禮而爲祝者但辨曉死喪擯相之禮故後主人皆言其位處卑也德在內而行在外行成則德成矣在身謂之藝所爲謂之事事成則藝成矣輔氏廣曰德成非遺藝也藝成則局於藝者爾行成非廢事也事成則役於事者爾本末具舉精粗一貫然後可以制禮作樂愚謂揚戚也干揚皆舞者之所執童者謂國子也樂師大師小師也周禮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小師大祭祀登歌北面而弦謂在堂上北面而鼓弦也士喪禮有商祝夏祝凡襲斂皆使商祝設奠皆使夏祝蓋二祝皆周禮之喪祝習商禮者爲商祝習夏禮者爲夏祝此獨言商祝者以其主襲斂之事與主

人相隨也德六德也行六行也藝六藝也○右第三章言禮樂貴得其本也

右樂化篇第七

史記樂書第四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鄭氏曰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端元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愚謂端冕端衣而服冕也凡冕服皆用正幅故曰端古樂用於祭祀祭時端冕故端冕而聽古樂厭之故唯恐卧悅之故不知倦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釋文夫音扶下同廣如字舊古曠反拊音撫復音伏相息亮反徐思章反訊音信

鄭氏曰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會合也皆也言衆皆待擊鼓乃作周禮大師職曰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文謂鼓也武謂金也相卽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爲之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爲相雅亦樂器狀如漆篥中有椎孔氏曰文謂鼓也始奏樂之時先擊鼓也武金鏡也舞畢擊金鏡而退周禮笙師掌春牘應雅鄭司農云雅狀如漆篥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鞀之有兩紐疏畫並以漢時制度而知方氏慤曰語卽大司樂所謂樂語也道古道古之事鄭氏釋大司樂曰道者言古以剴今蓋謂是矣愚謂旅進旅退者舞也和正以廣者聲也弦謂琴瑟堂上之樂也笙堂下之樂也笙以匏爲體而植管於其中簧管中

金葉所以鼓動而出聲者也守猶待也大師登歌先擊拊以令之是堂上之樂必待拊而後作也下管先鼓鞀以令之是堂下之樂必待鼓而後作也始奏以文謂樂始作之時升歌清廟以明文德也亂樂之終也復亂以武謂樂終合舞舞大武以象武功也論語曰關雎之亂彼謂合樂爲亂此謂合舞爲亂蓋合樂合舞皆在樂之終也治亂以相謂正治合舞之時擊拊以令之也登歌擊拊則凡合歌皆先擊拊合舞之時堂上亦歌詩以合之故擊拊以令之也訊猶聽也訊疾以雅謂舞者迅疾之時春雅以節之所謂奮疾而不拔也始奏以文以上三句承和正以廣而以聲言復亂以武以下承進旅退旅而以舞言也語謂樂終合語也道古者合語之時論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并道古昔之事也文王世子曰

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蓋合語之事與樂相成故并言之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僂獼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

也釋文俯本又作侏音朱僂音儒優乃乃反字亦作猱○鄭註優或爲優

鄭氏曰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濫竊也溺而不止聲

淫亂無以治之獼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亂男女之

尊卑孔氏曰新樂者謂今世所作淫聲也進俯退俯謂

俯僂曲折行伍雜亂不能進退齊一也姦邪之聲濫竊

不止不能和正以廣也聲既淫妙人所貪溺不可禁止

不能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也及優侏儒獼雜子女者言

作樂之時及有俳優雜戲侏儒短小之人舞戲之時狀

如獼猴間雜男子婦人言似獼猴男女無別也不知父

子言樂之雜亂不知有父子尊卑之禮也樂終不可以

道古者言作樂既終盡皆邪僻不可以追道於古也愚  
謂進俯退俯則與進退齊一者異矣而又有俳優侏儻  
之戲雜男女亂尊卑蓋其舞之失如此姦聲以濫則與  
和正以廣者異矣而又沈溺而不止蓋其聲之失如此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  
同釋文好呼報反近  
附近之近徐如字  
鄭氏曰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鏘之類皆為音應  
律乃為樂孔氏曰古樂有音聲律呂今樂亦有音聲律  
呂是樂與音相近也樂則德正聲和音則心邪聲亂是  
不同也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  
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  
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

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  
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  
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  
之謂也釋文當丁浪反疾敕覲反莫亡伯反長竹丈反王  
此于放反俾依註音比必履反徐扶志反施以政  
反○今按二俾字皆當作比  
上音必履反下音毗志反

鄭氏曰此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  
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  
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為比聲之謨也擇善從之曰比施  
延也孔氏曰禮緯含文嘉云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  
綱夫為妻綱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  
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也陳氏澔曰祥亦妖也書  
序言毫有祥愚謂時和年豐故民無疾疢物各得其所  
故無妖祥大當言天地之間無不得其當也此以上言



聖人養民之事也既養然後教之作爲父子君臣以爲  
紀綱制禮以教民也紀以治其條理之詳綱以總其禮  
節之大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則禮達於天下矣禮達然  
後制樂周子所謂禮先而樂後也詩謂風雅也德音謂  
道德之聲音也詩自克順克比以上皆言王季之德也  
比于至于也至于文王而其德尤無所悔故能受上帝  
之福而延及孫子也引詩以證德音之說斷章之義也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  
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  
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  
也釋文燕於見反趨音促數音速敖字又作傲同吾告反辟匹亦反喬音驕本或作驕  
鄭氏曰言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濫竊姦聲也燕安也趨  
數讀爲促速聲之誤也煩勞也祭祀者不用淫樂孔氏

曰濫竊也謂男女相偷竊言鄭國樂音好濫相偷竊是  
淫邪之志也溺沒也卽前溺而不止是也言宋音所安  
唯女子使人意志沒溺也衛音既促又速使人意志煩  
勞也齊音敖狠辟越使人意志驕逸也鄭音好濫宋音  
燕女其事是一而爲別音者濫竊非已儔匹別相淫竊  
燕女燕安已之妻妾而已所以別也又此四者皆淫於  
色而經唯云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者衛音淫  
泆之外更有促速齊音亦女色之外加以敖辟也愚謂  
淫志者樂音好濫則有淫邪之志聽之亦能生人淫邪  
之志也下三者放此先儒皆以鄭詩爲鄭聲然此言溺  
音有鄭宋齊衛四者而宋初未嘗有詩則鄭衛之聲固  
不係於其詩矣列國之樂雖不用於祭祀賓客之正樂  
然至無算樂皆用之周禮所謂燕樂緜樂是也周樂十

五國之風與南雅三頌並肄於樂官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若十五國之鄭風衛風卽鄭衛之淫聲周樂豈當有之蓋國風雅頌皆雅樂之所歌也若鄭衛之聲則別爲當時之俗樂雖亦必有歌曲然其所歌必非十五國風之詩也朱子疑桑中溱洧等篇用之何等之鬼神何等之賓客是固然矣然如淇澳緇衣等篇未嘗不可用之雅樂也三百篇之詩固有用於樂者有不用於樂者如大小雅則正者用而變者不用二南則如野有死麕行露等篇豳風則自東山以下亦未必皆用於樂而不妨與其用者並列也何獨鄭衛哉故以淫聲概鄭衛之風反無以處淇澳緇衣等篇若離詩與聲而二之則鄭衛之聲自爲當時之俗樂而其詩則美者同用於雅樂而其淫者則雖並列於三百篇之中而初未嘗用也亦豈相妨哉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鄭氏曰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顧氏炎武曰詩本肅雍一字而引之二字者長言之也詩云有洸有潰毛公傳曰洸洸武也潰潰怒也卽其例也愚謂何事不行者言無事而不成以起下文誘民孔易之意也

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釋文易以鼓反  
○按誘詩作煽

鄭氏曰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愚謂人君化民甚易故聖人有和敬之德以之化民而民無不從然後作樂以道其和也詩大雅板之篇

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控楬壘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醕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釋文鞀音桃控若江反楬若臨反壘許素反簎直支反和如字

徐胡卧反長丁丈反。鄭註壘簎或為篋虛

鄭氏曰六者為本以其聲質也控楬謂柷敔也孔氏曰鞀鼓控楬壘簎其聲質素是道德之音也鼓革也控楬木也周語云革木一聲註云一聲無宮商清濁是質素也既用質素為本然後用鐘磬竽瑟華美之音以贊和之使文質相雜干楬也戚斧也狄羽也聲既文質備足又用干戚旄狄以舞動之鄭宋齊衛四者祭祀所不用此六者為道德之音及四器之和文武之舞並可於宗廟之中奏之也愚謂獻謂祭祀獻尸也酬旅酬也醕尸

食畢而醕之也酢尸酢主人主婦也官序貴賤謂廟中助祭之卿大夫士也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故官序貴賤各得其宜若詩言奉璋峩峩髦士攸宜也尊卑長幼之理皆形見於樂故可以示後世尊卑長幼之序也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

武臣

釋文號胡到反橫古曠反

鄭氏曰號號令所以警衆也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孔氏曰鐘聲鏗鏗然堅剛故可以興立號令號令威嚴則軍士勇敢而壯氣充滿壯氣充滿則武事可立也君子謂識樂之情者聞聲達事鐘既含號令立武故聽之而思武臣也愚謂鏗以立號鏗屬聲言立號屬人言言鐘聲堅剛故可法之以立號令下放此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釋文石聲磬依註音磬口擬反一音口定反

鄭氏曰石聲磬磬當為磬字之誤也辨謂分明於節義孔氏曰石響輕清叩之其聲磬磬然分明辨別也能分辨於節義則不愛其死死封疆之臣者言守分不移即固封疆之義磬含守分故聞其聲而思其事也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

鄭氏曰廉廉隅也孔氏曰哀謂哀怨絲聲婉妙故哀怨哀怨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也不越分故能自立其志思志義之臣者絲聲含志不可犯故聞之而思其事愚謂樂則其意舒而同於人哀則其心斂而貞於己絲聲哀怨有介然不苟之意故聞之使人立廉隅廉隅立則

### 志節成矣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

釋文濫力敢反會戶外反又古外反畜敕六反○鄭註聚或為最○按濫字方氏讀如字今從之

鄭氏曰濫之意猶孽聚也孔氏曰竹聲孽然有積聚之意故能立會思畜聚之臣者亦聞其聲而思其事也笙在竹聲之中者笙以匏為體插竹於匏匏竹兼有也方氏慤曰濫汎濫之意愚謂笙竽之聲繁會有汎濫旁行之義故聞之使人立會謂會聚其人民也會聚其民人則其民無不聚矣畜亦聚也易曰君子以容民畜眾

鼓聲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聲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釋文鼓步西反謹呼端反又音喧將子亮反帥本又作率同所類反○鄭註謹或為歡動或為勳

鄭氏曰聞謹器則人意動作孔氏曰鼓鼙之聲謹器故使人意動作以動作故能進發其衆也思將帥之臣者鼓能進衆故聞其聲而思其事也

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鎗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釋文鎗七

羊反又叱衡反徐救庚反

鄭氏曰以聲合成已之志愚謂君子所欲得者賢才也而樂聲有以合之故聞其聲則思其人如此則將欣悅之不暇何至於聽之而欲倦乎蓋子夏以此規文侯之失而其言婉而不迫如此亦可謂善告君矣○孔氏曰崔氏云八卦屬四方四維之音所感皆應與四方同水生木匏同竹音木生火木音同絲火生土土不當於方土生金土處金火之間土音屬金金生水石不可屬於水故不同於革以乾為君父君父之音不可屬於人故

磬別有所感乾為天坤為地坤不別出者坤卑故也今按崔氏所說浮虛體例不等上下混雜記人之意不應如此八音唯論五者以五器有此五事匏與土木無此象故記不言

右魏文侯篇第八史記樂書第九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釋文牟亡侯反坐才卧反又如字

鄭氏曰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衆病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為憂憂其難也孔氏曰賓牟姓賈名愚謂已太也備戒之已久謂武之將作先擊鼓以戒警其衆擊鼓甚久而後舞乃作也病不得其衆者憂未能得士衆之心也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釋文液音亦

之情可見矣

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

孔氏曰發揚蹈厲初舞之時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也  
初舞則然故云已蚤愚謂用兵之時其發揚蹈厲宜也  
今大武於初作之時已如此故言已蚤及時事者言欲  
及時而行討伐故初舞卽致其勇決之意也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

釋文憲依註音軒

鄭氏曰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爲軒聲之誤也孔氏曰軒  
起也愚謂武坐致右軒左謂武舞五成之時舞者之坐  
致右膝於地而軒起其左足也非武坐者武亂皆坐坐  
則當兩足皆致於地今乃致其右而軒其左則非武坐  
也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

鄭氏曰咏歎淫液歌遲之也逮及也事戎事也愚謂凡  
舞必歌詩以奏之周頌桓賚諸篇左傳皆謂之武蓋奏  
大武之所歌也咏歎謂長言而唱歎淫液謂流連而羨  
慕也舞者在下歌者在上而其節奏相應此謂先鼓備  
戒之時歌者之聲如此也武舞六成而左傳言武有七  
篇則其首篇乃未舞之先所歌也其戒備之久亦可見  
矣恐不逮事者謂武王恐諸侯後至不及用師之事故  
致其長吟歎慕之意也○武王以至仁伐不仁而曰病  
不得其衆恐不逮事若惴惴然惟恐其不勝者何也曰  
此聖人臨事而懼之意也聖人應天順人固非若後世  
用兵徒僥倖於一戰者然其心則未嘗不致其戒懼焉  
觀於書之泰誓牧誓所以誓戒其衆者諄諄焉不憚其  
煩而論於牧野之事亦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則聖人

禮記集解卷三十一  
不社說飲舞解之也逮及也事戎事也愚謂凡

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  
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引亦若吾子之言是也釋文萇直良反

鄭氏曰有司典樂者也言典樂者失其傳而時人妄說也愚謂淫過也商商聲也商聲主殺伐此承武坐致右憲左而問則亦謂武亂有此聲也用兵之時宜有殺伐之聲至武舞之亂則戎商已克偃武脩文之時而乃過有殺伐之聲則與勝殷遏劉之意異矣有司失其傳者言有司傳授之誤而失其本也不然則武王之志荒亂而有意於黷武矣唯者應辭也吾子之言謂賈所答五者之說也萇宏周大夫既曰唯復曰是也者所以深然賈之言也○孔疏謂賈言有三非以下言發揚蹈厲太公之志而謂賈言及時事之非以下言武亂皆坐周召之治而謂賈言非武坐之非此皆誤也此孔子五問賈五答而孔子曰某聞諸萇宏亦若吾子之言是也是賈所答皆是矣若有二非孔子應即正之不應俟賈再問而後告之也發揚蹈厲固為欲及時事而所以欲及時事者則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固非致右憲左而所以皆坐則所以象周召之治也此皆因賈言而發其未盡之義非非之也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釋文遲直詩反徐直尼反

免席避席也聞命謂聞孔子是賈之言也賈所言凡五事孔子皆是之而但言備戒之已久者舉其始問者以該其餘也遲之遲而又久者武舞六成每成皆遲久而後終故重言以見其意也賈既聞孔子是已所言又自以其所疑者問之也○鄭氏以遲之遲專指久立於綴

非也觀下文厯言武舞而以武之遲久結之則遲之遲而又久乃通言一舞之始終而非惟專指一事矣

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女音汝下且女同大音泰召音邵治直吏反

釋文語魚據反

鄭氏曰居猶安坐也成謂已成之事也總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愚謂象成謂象所成之功夫樂象成者也此一句總包下文之所言與篇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二句相為首尾總干而山立以下厯言象成之事也總持也干盾也武舞初起武王持盾正立不震不動天子威重之容也大公總率士卒發揚蹈厲以奮其武將帥勇決之氣也武亂者武舞之終也皆坐舞者皆坐也武舞至五成而分周公左召

公右於此時舞者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此一節因賈之所答而發其未盡之義也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

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釋文夫音扶綴

成者舞之一終也武舞為六表而東西列之其在西者

自南而北其在東者自北而南始而北出者自西之第

一表至西之第二表象武王始出伐紂至孟津而大會

諸侯也紂都朝歌在周之東北故曰北出再成而滅商

者自西之第二表至西之第三表象武王渡河至牧野

而克商也三成而南者自西之第三表至東之第一表

象武王既克商而旋師南向也南國謂青兗二州之諸

侯在紂都之南未服於周者也四成而南國是疆者自



東之第一表至東之第二表象旋師而因定南國之未服者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者自東之第二表至東之第三表象天下既定而周公召公分陝而治也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者自東之第三表復歸於西之第一表象周公召公既成治功而歸其功於天子以尊崇之若王制言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也孔疏用熊氏之說謂武舞立四表自南而北又自北而南以爲六成皇氏則謂六成乃舞者更迭出入而無立表往反之法今以六成復綴推之則熊氏爲是但其言唯立四表者尙未善耳自此以下又爲賈詳言武舞象成之事此一節統論一舞之始終也

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釋文分扶問反

鄭氏曰駟當爲四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愚謂此申言再成滅商之事也振謂振鐸也周禮大司馬職曰兩司馬振鐸又曰司馬振鐸車徒皆作夾振之而四伐謂舞者象牧野之戰兩司馬夾士卒之兩旁振鐸以作之而士卒以戈矛四度擊刺也盛威於中國者牧野之戰盛大威武於中國書言我武惟揚是也分部分也分夾而進謂舞者象將帥部分士卒又振鐸夾之而使之進也濟濟河也事蚤濟者言所以分夾而進欲其急濟河而伐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者言再成將發時久立於綴而未卽舞象武王將濟河時待諸侯之至而俱發書言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是也再成時始立於綴次乃渡河次乃四伐此乃逆言之蓋滅商之功

成於四伐故先言之而逆潏以及其前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

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

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

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釋文反依註音及薊音計今涿郡薊縣是也即燕國之都

也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邵公與周同姓按黃帝姓姬

君爽蓋其後也或黃帝之後封薊者滅絕而更封燕乎疑

不能明也而皇甫謐以邵公為文王庶子記傳更無所出

又左傳富辰之言亦無燕也祝之六反行下孟反商容如

字孔安國云殷之賢人也鄭云商禮樂之官也復音伏○

鄭注薊或為績祝或為鑄○今按反如

字使之當從家語作使人政當音征

鄭氏曰封謂故無土地者也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

紂子武庚於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

積土為封封比干墓崇賢也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

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弛政去其紂時苛政

也倍祿復其紂時薄者也孔氏曰容為禮樂漢書儒林

傳云孝文時徐生善為容是善禮樂者謂之容也武成

篇云式商容閭則商容人名鄭不見古文故云商善禮

容之官也張子曰古樂於旅也語說此樂之義牧野之

語語武也愚謂反商謂反紂之虐政書所謂反商政政

由舊下文所言皆其事也薊漢之薊縣屬廣陽祝漢之

祝阿縣屬平原祝或為鑄左傳初臧宣叔娶於鑄杜預

云今濟北蛇邱縣鑄所治也投殷之後於宋謂封紂子

武庚於殷墟也其後武庚被誅封微子於宋以繼之故

因謂殷為宋耳武庚未叛之先微子行遜未出武王未

而封之封二代之禮重故封之不可卒行故既下車乃封之也封比干之墓者葬之邱封貴賤有等比干以誅死葬不如禮故使人加封於其墓以致尊崇之意也使人謂使畢公也行謂行視也商容商賢臣史記云使畢公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政讀爲征如周禮均人掌均地政之政弛政弛其征役以休息之倍祿厚其祿精以優養之也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釋文華如字又戶化反復扶又反衅字又作釁同許靳反建敝註讀爲鍵其展反徐其偃反釁音羔

鄭氏曰散放也桃林在華山旁甲鑿也衅釁字也包干

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橐鍵橐言閉藏兵甲也詩曰載橐弓矢春秋傳曰垂橐而入周禮曰橐之欲其約也孔氏曰倒載干戈者倒載而還鎬京也熊氏云凡載兵之法皆刃向外今倒載者刃向國不與常同也虎皮武猛之物也虎皮包裹兵器示武王威猛能包制天下兵戈也或以虎皮有文欲見以文止武也將帥之士使爲諸侯以報賞其功也鍵籥也也橐兵甲之橐也言鎧及兵戈悉橐韜之置於武庫而鍵閉之故云名之曰鍵橐也天下見武王放牛藏器故知不復用兵也愚謂牛所以駕重車馬所以駕兵車也衅與釁同磔攘之祭名也包之以虎皮者凡兵甲之衣皆用虎皮爲之取其威猛之意詩言虎韞鏤膺是也此節言武王之偃武下二節言武王之脩文又

所以深明聲淫及商之非也

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  
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  
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  
教也

釋文射食亦反沈食夜反騶側由反

搢音進賁音奔說吐活反朝直遙反

鄭氏曰郊射爲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狸首  
騶虞所以歌爲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裨冕衣裨衣而  
冠冕也裨衣衮之屬也搢猶插也賁憤怒也耕藉藉田  
也孔氏曰此論克商之後脩文教也郊射射於射宮在  
郊學之中也左東學也在東郊諸侯射於東學歌狸首  
詩也右是西學在西郊天子於西學中習射歌騶虞詩  
也貫穿也革甲鎧也貫革之射所謂軍射也軍中不習  
於儀容又無別物但取甲鎧張之而射唯穿多重爲善

謂爲貫革春秋養由基射七札是也此既習禮射於學  
故貫革之射止息也裨冕入廟之服也搢笏插笏也虎  
賁言奔走有力如虎之在軍說劍者既並習文故皆說  
劍也六服更朝故諸侯知爲臣之道王自耕藉田以供  
粢盛故諸侯見而知其敬亦還國而耕也五者天下之  
大教者郊射一裨冕二祀乎明堂三朝覲四耕藉五此  
五者大益於天舜故使諸侯還其本國而爲教愚謂祀  
乎明堂而民知孝謂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也  
祀文王以配上帝始於武王而孝經以爲周公者以周  
之禮樂皆周公之所贊成也如追王大王王季亦在武  
王時而中庸亦以爲周公之事也事先主於孝事神主  
於敬明堂主於嚴父故言孝耕藉兼有外神故言敬其  
實亦互文爾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  
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釋文食音嗣更古衡反大音泰弟大計反

鄭氏曰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曰東膠孔氏  
曰天子養三老五更親袒衣而割牲親執醬而饋之親  
執爵而酌口親自著冕手執干戚而舞也此冕當爲鷩  
冕養老饗射之類愚謂食三老五更於大學謂以食禮  
養老於大學也執醬而饋者醬爲食之主凡食禮主人  
必親置其醬故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醢醬公設  
之今天子養老亦然也執爵而酌者天子親執酒漿之  
爵以供老更食畢酌口也公食禮飲酒實于觶加于豐  
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于豆東又云宰夫執觶漿飲  
與其豐以進賓挽手與受宰夫設其豐于稻西是公食  
禮酒漿不親執今養老天子親執爵而酌者敬老更之

至與尋常食禮異也冕而總干謂服冕而執干以舞所  
謂朱干玉戚以舞大武也祭祀之禮人君袒而割牲及  
親在舞位冕而總干今養老亦然尊敬老更與祭祀之  
禮同也此疑當在上節五者天下之大教之上韓詩外  
傳云廢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然後天下知武  
王之不復用兵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  
知所以敬坐三老於大學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酌所  
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以此觀之則  
散軍郊射裨冕搢笏當屬於上節與不復用兵同爲一  
事所以教天下之禮讓也與教孝教臣教敬教悌而爲  
五韓詩外傳止言四教者以不及耕藉也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釋文

扶夫音

孔氏曰凡功小者易就其時速也功大者難成其時久也周之禮樂功大故作此大武之時遲停而久不亦宜乎愚謂樂以象成武王戡亂之勤已如彼致治之備又如此其功非一朝夕之所成則所以象其成者安得而不遲久乎

右賓牟賈篇第九

史記樂書第十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

釋文易以或反子諒子如字徐將吏反○

朱子云子諒當從韓詩外傳作慈良今從之

鄭氏曰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威如神也愚謂人之

身心其和樂者為樂其莊敬者為禮禮樂之器有時而離而禮樂之理則無時而可去也致者極至之謂致樂以治心者無斯須之失其和樂致禮以治身者無斯須之失其莊敬也易直慈良之心人之善心也樂者樂於此而不厭也安者安於此而不遷也久者久於此而不息也久則體性自然而無作為之勞故曰天天則神妙不測而無擬議之迹故曰神自然故不言而人自信不測故不怒而人自畏莊敬言其敬德之具於身嚴威言其儀象之接於物○真氏德秀曰禮之治躬止於嚴威不若樂之至於天且神者何也樂之於人能變化其氣質消融其渣滓故禮以順之於外而樂以和之於中此表裏交養之功而養於中者實為之主故聖門之教立之以禮而成之以樂也

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斯須暫時也此言禮樂之所以不可斯須去也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釋文爭爭鬪之爭輝音輝錯本亦作措同七路反

樂曰極和而禮不曰極敬者蓋禮之用和為貴禮之順即敬之根於心而行之以從容不迫者也德輝見於外而本乎內之和樂故曰動於內理具於內而著為外之節文故曰發於外禮樂交錯內外互養而根心生色睟面盎背故見之者自然敬信而莫不順聽也○右第一

章言人以禮樂治身心則可以化民也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又古斬反報依註讀曰褒保毛反則樂樂上音洛下音岳○今按報如字

釋文減胡斬反

鄭氏曰禮主其減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歡也進謂自勉強也反謂自抑止也文猶美也善也放淫於聲樂不能止也報讀曰褒猶進也得謂曉其義知其吉凶之歸愚謂禮動於外而接於人者以擗節退讓為敬故主其減樂動於內而發於已者以欣喜歡愛為和故主其盈減則恐其煩苦而易倦故以進為美嚴而用之以和也盈則恐其流宕而不止故以反為美和而濟之以節

也禮減而不進則有見於嚴無見於和必至於倦畧故  
銷樂盈而不反則有見於和無見於節必至於流宕故  
放於禮上言進而下變言報者蓋進者由已而進報者  
因物而報言進猶有勉強易倦之意言報則見我之行  
禮皆因情之不容已於物者而起而有不得不勉者矣  
禮得其報則有以達我之情故樂樂得其反則有以止  
乎其節故安樂則不至於銷安則不至於放故曰其義  
一也○右第二章承上章而言禮樂之用又當有以救  
其偏也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  
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鄭氏曰免猶自止也人道人之所爲也性術言此出於  
性盡於此不可過孔氏曰樂者樂也言樂之爲體是人  
情所歡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者免猶止退也歡樂動  
心是人情之所不能自抑退也樂必發於聲音則嗟歎  
之詠歌之是也形於動靜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是也內心歡樂發見聲音動靜是天道自然之常術謂  
道路變謂變動口爲聲音貌爲動靜人性道路之變動  
竭盡於此而不可過也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  
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  
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  
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釋文耐古能字以  
道音導肉如又反

鄭氏曰流謂淫放也文篇辭也曲直聲之曲折也繁瘠  
廉肉聲之鴻殺也節奏闕作進止所應也方道也孔氏



禮記集解卷三十一  
曰雅頌之聲作之有節使人愛樂不至流蕩也文謂樂之篇章足以談論義理而不止息也曲謂聲音迴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多瘠謂省約廉謂廉稜肉謂肥滿節奏謂作止作則奏之止則節之言聲音之或曲或直或繁或瘠或廉或肉或節或奏隨分而作以會其宜足以感動人之善心如此而已既節之以雅頌又調之以律呂貌得其敬心得其和故放心邪氣不得接於性情矣愚謂論謂樂終合語論說其義也雅頌之義理深遠故足以論說而不息也肉與寬裕肉好之肉同謂聲之圓轉廉之反對也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

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

王立樂之方也

釋文長丁丈反比毗志反

鄭氏曰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愚謂一者謂中聲之所止也左傳云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悖堙心耳乃忘平和蓋五聲下不踰宮高不過羽若下踰於宮高過於羽皆非所謂和也故審中聲者所以定其和也然五聲皆為中聲而宮聲乃中聲之始其四聲者皆由此而生而為宮聲之用焉則審中聲以定和者亦審乎宮聲而已此所以謂之一也比合也審一以定和而以之上下相生以為五聲而又比合於樂器以飾其節奏也○朱子聲律辨曰宮最大而沈濁羽

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卽其始而用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音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爲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濁者爲黃鐘其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鐘及其旋相爲宮而上下相生以極乎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

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乎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鐘之與餘律其所以爲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爲樂矣蓋黃鐘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鐘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以爲樂者也由是言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鐘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鐘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爲本律之宮也愚謂朱子此辨所以發明中聲之義者最爲詳盡而西山蔡氏亦曰律者致中和之用寫其所謂黃鐘一聲而已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鐘也觀

於此則所謂審一以定和者可識矣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誦伸

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

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釋文 誦邱勿反要一遙反

鄭氏曰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

也要猶會也紀總要之名也愚謂雅頌之聲發於聲音

者也干戚至節奏形於動靜者也天地之命以其本於

性者而言中和之紀以其發為情者而言紀言其各有

條理也○右第三章言先王之立樂因人情所不能自

已者而導之於和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

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

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釋文 鈇方夫 反又音甫鄭氏曰儕猶輩類天子之於天下喜怒節之以禮樂則

兆民和從而畏敬之方氏慤曰軍旅鈇鉞軍禮也五禮

特言軍者對喜而言怒故也喜合於樂則非作好怒合

於禮則非作惡愚謂軍旅所以征討鈇鉞所以刑殺儕

猶類也左傳曰喜怒以類者鮮先王之喜怒惟義理之

所在而已不與焉故喜則飾之以羽旄干戚而天下莫

不和怒則飾之以軍旅鈇鉞而天下莫不畏先王之喜

怒非禮樂不足以達之禮樂達而天下莫不和且畏焉

其道豈不盛乎○右第四章言禮樂之化之盛也

右樂化篇第十 史記樂書第八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

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

子自執焉

釋文贛音頁請  
七類反徐音情

鄭氏曰子贛孔子弟子師樂官也乙名聲歌各有宜氣

順性也孔氏曰子贛欲令師乙觀已氣性宜聽何歌

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

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

肆直而慈愛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

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

物育焉

釋文好呼報反斷丁亂反○鄭註愛或為哀○自  
寬而靜至慈愛在者宜歌商之上正如鄭氏之說

下鄭氏云此文換簡失其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  
宜承此下行讀云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今考史記樂書  
今移正又樂書云肆直而慈愛者此叠衍愛字

孔氏曰寬謂德量寬大靜謂安靜柔謂和柔正謂正直

頌成功德澤宏厚若性寬靜柔正者乃能歌之志意廣

大而安靜疏朗通達而誠信宜歌大雅但廣大而不寬

疏達而不柔包容未盡故不能歌頌恭謂以禮自持儉

謂以約自處好禮而動不越法也性既恭儉好禮而守

分不能廣大疏達故宜歌小雅正直而不能包容靜退

即不知機變廉約自守謙恭卑退不能好禮自處其德

狹劣故宜歌諸侯之風未能聽天子之雅愚謂寬宏而

安靜和柔而中正者頌之德也故德如此者宜歌頌廣

大而安靜疏朗通達而誠信者大雅之德也故德如此

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小雅之德也故德如此者

宜歌小雅正直而安靜廉潔而謙讓者國風之德也故

德如此者宜歌風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肆直而

慈愛則能斷事故宜歌商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溫

良而能斷則能讓利故宜歌齊皆因其德性之所近而

歌以合之也國風雅頌此以詩而論其德性之所近者

也商聲齊聲此以聲而論其德性之所近者也然商聲齊聲亦必有所歌之詩淮南子云甯戚商歌車下而其辭則非今三百篇之詩是商與齊別有所歌之詩矣或三百篇之詩亦可以商聲歌之而謂之商以齊聲歌之而謂之齊與直已而陳德謂直已之所行而用歌以陳列之也天地萬物皆我一體故歌者動已之志氣而天地四時星辰萬物皆與之相應蓋莫非德之所感也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鄭註云商之遺聲也衍字鄭氏曰屢數也數斷事以其肆直也見利而讓以其溫良能斷也斷猶決也保猶安也知也愚謂上節歷言國

風雅頌與商聲齊聲此獨以商聲齊聲申言之者豈非國風雅頌學者之所常弦誦而二者之聲或有不能盡識者與保謂保其德性之美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鈞

纍纍乎端如貫珠釋文上時掌反隊直媿反橐古老反倨音据中丁仲反句紀具反鈞古候反纍本又作累力追反

鄭氏曰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孔氏曰此論歌聲感動人心中上如抗者言歌聲上響感動人意如似抗舉下如隊者言音聲下響感動人意如似隊落曲如折者言音聲迴曲感動人意如似方折止如橐木者言音聲止靜感動人意如似枯槁之木止而不動倨中矩言音聲邪曲感動人意如中當於矩句中鈞言歌聲大曲感動人心如中當於鈞纍纍乎端如貫珠者言歌聲纍纍然

感動人心端正其狀如貫於珠方氏慤曰抗言聲之發揚隊言聲之重濁曲言其回旋而齊也止言其闕後而定也倨則不動不動者方之體故中矩句則不直不直者曲之體故中鈎纍纍乎言其聲相繫屬端如貫珠言其兩端相貫而各有成也郝氏敬曰此七者歌之法也上者聲高下者聲卑曲者聲回止者聲絕愚謂上下七句方氏郝氏皆以歌聲言是也回轉謂之曲小折謂之倨大折謂之句纍纍者相連繫而不絕也此節形容歌聲之妙如此此所以直已陳德而可以感動天地萬物者也

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釋文說音悅

鄭氏曰長言之引其聲也嗟歎和續之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歡之至也孔氏曰詩序先云嗟歎後云咏歌此先云長言後云嗟歎不同者詩序是屬文之體畧言之此委曲說歌之狀其言備具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始云嗟歎之矣愚謂歌之引聲者謂之長言虞書言歌永言是也歌之歎和流連者謂之嗟歎賓牟賈篇所謂詠歎之淫液之是也此言歌之所由生出於長言嗟歎之不能自已此所以抑揚高下而有上文所言七者之聲也至於嗟歎之不足而至於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又由歌而爲舞而性術之變盡矣子貢問樂

此篇題之名古書篇題皆在篇末此十一篇蓋皆有之先儒合十一篇爲一篇而刪去其每篇末篇題之名獨

此失於刪去故尙存耳  
右師乙篇第十一

禮記卷三十九  
後學平陽夏毓祺校

禮記卷三十九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雜記上第二十之一

別錄屬喪服

喪服小記者以其所記之瑣碎而名之也喪大記者以其所記之繁重而名之也此篇所記有與小記相似者有與大記相似者又有非喪事而亦記之者以其所記者雜故曰雜記

諸侯行而死亡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

之左轂以其綏復

釋文乘繩證反下同綏依註音綏耳佳反下同

鄭氏曰館主國所致舍復招魂復魄也如於其國主國館賓子使有之得升屋招用褻衣也如於道道上廬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綏當為綏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孔氏曰乘車其所自乘之車也此

車以南面為正則左在東也升車左轂象在家升屋東榮也不於廬宿之舍復者廬宿供待眾賓非死者所專有愚謂聘禮及郊斂旌蓋旗之旒繆至郊皆斂之而但載其綏故周禮夏采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此死於道則升車而以綏復以生時在道惟建綏故也鄭氏謂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失其義矣在道升乘車而復乘車象宮室南鄉復者北鄉而復則車之左轂在東也

其輔有綵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釋文輔千見反綵昌占反緇裳帷本或作緇布帷裳

此謂新死在塗載尸之車飾也輔者載尸車飾之總名若分而言之則蓋於上者為輔屬於輔而四垂者為綵周於四旁者為裳帷在輔之內而周於尸者為屋言緇布於綵與裳帷之間明二者皆緇布為之也屋幄也四

合象宮室故曰屋此承上言復之文又下云不毀牆又於大夫云舉自阼階則此經主謂未大斂而歸者明矣若既大斂載柩而歸其車飾蓋亦如此而其禮則有異也○輔之義未詳鄭氏曰輔取名於櫬與蒨櫬棺也蒨染赤色者也裳帷用緇則輔用赤愚謂遣車之障亦曰輔則非有取於櫬也大夫用布亦曰輔則非有取於蒨也且古人器服之飾其法象皆不苟凡飾用元纁者必元上而纁下以象天地之定位否則元表而纁裏以象陰陽之內外若輔用赤裳帷用緇則纁上而元下其於法象逆矣必無是理也

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輔為說於廟門外釋文說吐

奪反本亦作脫下同

廟門殯宮之門也毀牆毀殯宮門之西牆也不毀牆以



未大斂也凡以柩歸者入自闕則毀牆以尸歸者入自門則不毀牆所殯謂堂上也死於家者小斂於戶內畢乃奉尸俛於堂尸自外來則升堂而遂俛尸焉言遂入適所殯明不入於室而後出也轉者祔與裳帷之總名唯轉為說於廟門外明車不易也鄭氏曰去轉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

鄭氏曰綏亦綏也大夫復於家以元冕士以爵弁服愚謂如於家謂升屋而以上服復也

大夫以布為轉而行至於家而說轉載以輜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

釋文輜依註作輜市專反又市轉反  
○鄭注輜讀為輜或作轉。按輜字戴氏如字今從之。

鄭氏曰布白布不染也不言裳帷俱用白布無所別也至門亦說轉乃入輜讀為輜或作轉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輜曰輪無輜曰輜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輜聲相近其制同乎輜崇蓋半乘車之輪戴氏震曰蜃車即輜車蜃乃假借字輜其本字也輜車四輪迫地而行其輪無輜然鄭以為即輜亦非也輜者車之名輜者輪之名愚謂以布為轉謂上之轉及祔旁之裳帷中之屋皆以白布為之也至於家而說轉亦至廟門外而說之也言載以輜車明不易以輜軸也於諸侯言不毀牆於大夫言入自門互相明也舉謂說車而以人舉之象在家者男女奉尸俛於堂之禮也諸侯及士亦然獨於大夫言之舉中以見上下也入自門舉自阼階尸入之禮然也若柩則入自闕至西階下而說輜車諸侯則載以

輜車大夫士則載以軼軸而皆升自西階也○孔氏曰凡在路載柩天子以下至士皆用蜃車鄭註既夕禮云蜃車之舉其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前後輅舉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輗爲輪鄭又註周禮遂師云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輜車制與蜃車同但不用輗爲輪天子諸侯殯皆用之大夫士殯不用輜其朝廟大夫以上用輜士用軼軸輜有四周軼軸則無鄭註既夕禮云軸狀如轉麟刻兩頭爲軼軼狀如長牀穿棺前後著金而關軸焉愚謂在道載柩載尸皆以輜車以其上有四周下有四輪又輪用全木承載穩行地安而無傾敗之患也

士輜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

士之輜其內之屋外之裳帷皆以席爲之屋以葦席裳

帷以蒲席葦席精於蒲席也士葬無褚此乃有屋者亦以未有柩故也不言襚者諸侯襚與裳帷同以緇布大夫襚與裳帷同以布則士之襚與裳帷同以蒲席可知也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

某死

釋文長丁丈反○鄭註訃或皆作赴

鄭氏曰訃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父母妻長子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孔氏曰君之臣某之某死上某是生者臣名下某是臣之親屬死者愚謂君之臣某之某死者若父死則曰君之臣某之父某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長子某死若母妻則以氏配字稱之若曰伯姬叔姬也長子亦赴於君者以其爲三年之喪而自主之者也然則君亦當使人弔之矣

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  
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釋文大音泰後大子同適丁歷反

鄭氏曰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君謙也孔氏曰不敢指  
斥鄰國君身故云敢告於執事夫人大子皆當云告於

執事不言者畧也愚謂諸侯之喪訃告之辭曰不祿國  
中書之曰薨鄰國書之曰卒一以為謙已一以為尊君

一以別外內之辭義各有所當也

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  
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  
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

大夫某不祿使某實釋文適依註音敵大歷反實依註音至○今按實當讀為告

鄭氏曰適讀為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實當為至此讀  
周秦之人聲之誤也孔氏曰尊敬他君不敢申辭故云

某死赴大夫其辭得申故云某不祿愚謂實當為告上  
文云敢告於執事是也

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  
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  
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孔氏曰士賤赴大夫及士皆曰某死但於他君稱外臣  
於大夫士言外私耳愚謂士喪禮朝夕哭有他國異爵  
者之位而此記亦有大夫士死赴於他國君大夫士之  
辭則大夫以吉凶慶弔之事接於境外者固禮之所未  
嘗禁而所謂人臣無私交者初非絕不往來之謂也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  
士居堊室

公館謂喪次在公所者也士練而歸於其家亦為喪次

於寢門外以居故謂次之在公所者爲公館別於在家  
之次也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此以恩之淺  
深爲居次久暫之差也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  
室言未練之前士亦次於公館但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又以恩之深淺爲居次重輕之差也喪大記曰公之喪  
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此謂異姓之大夫士與君無服  
者也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謂同姓之大夫  
士與君有服者也周禮宮正大喪別其親疎貴賤之居  
可見臣爲君居喪之次不惟貴賤有不同其親疎亦不  
同矣○鄭氏以練而歸之士爲邑宰非也人君以國爲  
家若君喪而悉聚一國之大夫士於君所則內無以治  
其民人外無以固其邊圉有必不可者且爲人旣衆則  
廬堊室亦不足以容也大夫士之宰邑者其於君之喪

蓋如諸侯之於天子各於其邑爲喪次以居喪爾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

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釋文爲其于僞反

鄭氏曰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也

士謂大夫庶子爲士者也已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孔

氏曰大夫適子雖未爲士猶服大夫之服故知此士爲

父母兄弟服士服是庶子也愚謂大夫之喪服異於士

者不可盡考然其見於禮者畧可推而得也喪大記曰

君將大斂子弁經卽位于序端曾子問曰共殯服則子

麻弁經疏衰菲屨此人君之禮也雜記曰大夫與殯弁

經大夫與他人殯弁經則其於父母之殯弁經必矣人

君將殯弁經而疏衰則大夫弁經亦疏衰與士始死筭

纒深衣至小斂加素冠斂後括髮以至成服大夫則至

大斂而弁經疏衰此未成服以前之服異於士者也周  
 官司服凡弔事弁經服凡喪事服弁服大夫弔既弁經  
 則喪亦服弁矣服弁蓋用喪冠之升數而如弁之制為  
 之雜記曰凡弁經其衰侈袂則服弁亦必侈袂矣士喪  
 之首服以冠其衰衣二尺二寸袂圜殺為尺二寸大夫  
 則首服以弁袂侈之而不圜殺此成服以後之服異於  
 士者也至其升數之多寡鍛治之功治則所謂端衰無  
 等者未嘗有大夫士之異也大夫為不為大夫者之服  
 皆如士服嫌為父母兄弟或異故特明之蓋服所以施  
 於死者故不可以踰於死者之服亦猶司服享先王則  
 其衾冕享先公則驚冕之義也○鄭氏曰大夫喪服禮逸  
 大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  
 麤衰斬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

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為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  
 大夫故為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  
 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為正微細焉  
 大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為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  
 草矣其為母五升縷而四升為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  
 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  
 衰為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為其母與兄弟亦以  
 勉人為高行也愚謂晏嬰為其父之服乃喪父之達禮  
 也當時大夫行禮者少惟晏嬰服之故其老怪而問之  
 晏子不欲顯言他人之失禮故遜辭以答之曰惟卿為  
 大夫言時人所行大夫之禮惟卿乃得行之已未為卿  
 不得行此禮也鄭乃以晏嬰之麤衰枕草為士為父之  
 異於大夫者又謂麤衰在齊斬之間而并以推士為母

及兄弟之服臆說甚矣寢苦枕塊士喪記之明文可謂枕塊爲大夫禮而枕草爲士禮乎喪服一經雖兼有大夫以上之禮然實主士禮言之其言五服之精麤曰斬衰三升三升有半齊衰四升安有如鄭所云縷如三升半而三升縷如五升而四升縷如六升而五升者乎孟子之告滕文公曰齊疏之服新書六術篇曰服有麤衰齊衰大紅細紅總麻蓋對大功以下而言則齊衰爲麤對齊衰而言則斬衰爲尤麤晏嬰所服之麤衰卽斬衰初非齊斬之間別有所謂麤衰也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服謂爲其父母之服也服以施於死者而適子主喪故一視乎死者之爵而不以其子之尊卑此卽大夫爲其父母之不爲大夫者服士服之義也

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釋文則爲子僞反下則爲之同

鄭氏曰雖庶子得服其服尙德也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愚謂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則不但下於適子雖他庶子有長於大夫者大夫猶不敢先之貴貴長長之義並行而不悖如此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

主謂爲主而拜賓也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弗能主者非以大夫之尊卑其父乃不敢以士之賤衰弔賓也大夫之子雖爲士而可以主其父之喪者父貴有及子之義故也置後謂立族人爲大夫之子而以子之禮主其喪也然則大夫之無子者雖非大宗而得立後矣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  
韠占者皮弁

鄭氏曰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皮弁則純吉之尤者  
也愚謂宅葬地也麻衣大祥所服以十五升白布爲之  
而緇緣者也布謂十五升吉布也緇布冠本無韠特言  
之者嫌因事變服或與始冠之禮異也用大祥之衣又  
用吉布爲衰及帶又用太古之齊冠則於喪服皆變之  
矣大夫之貴臣爲其君管屨衆臣繩屨凡喪中因事而  
變服者唯其屨無變也此有司乃大夫之臣本爲其君  
服斬者爲不敢以凶服臨鬼神故其服如此皮弁吉服  
也占者乃公有司故吉服卜之事有泄卜陳龜貞龜眠  
大高命龜作龜士喪禮族長泄卜宗人命龜眠高卜人陳  
大龜貞龜作龜鏘鳴按士喪禮云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  
南首是陳龜也又云卜人抱龜燠先奠龜

西首是貞龜也貞龜謂正龜  
於卜位也見周禮太卜註

下文云大夫之喪小宗人

命龜卜人作龜則眠高者亦小宗人陳龜貞龜者亦卜  
人此有司乃泄卜者也命龜作龜於接鬼神尤親宜使  
無服者故以公有司泄卜贊主人出命宜使親者故以  
私臣士喪禮族長泄卜吉服此不純用吉服者族長蓋  
士期功以下之親故變服純吉大夫之臣爲大夫斬衰  
故變服猶不純吉也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釋文朝  
直遙反

鄭氏曰練冠長衣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愚謂曰如  
筮者宅與日或卜或筮隨人所用也或俱用卜或俱用  
筮或一卜一筮士喪禮筮宅而卜日蓋於卜筮各舉其  
一以見其禮非謂士之禮宅必用筮日必用卜也史家  
臣主筮事者也練冠小祥之冠也長衣喪服之中衣也

中衣上有喪衰今以不敢純凶故脫喪衰而即以中衣  
爲外服也此史與上洫卜之有司皆本服斬而因事變  
服者也洫卜之有司吉服而不純此則凶服而稍變蓋  
卜重而筮輕故服之不同如此占者亦公有司也朝服  
降於皮弁亦以筮輕於卜故也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釋文薦音薦本

又作薦

鄭氏曰嫌與士異記之也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又曰  
主人之史請讀賵孔氏曰案士喪禮下篇薦馬有三時  
柩初出至祖廟設遷祖之奠訖乃薦馬一也至日側祖  
奠之時又薦馬二也明日將行設遣奠之時又薦馬三  
也此謂第三薦馬之時包奠者取遣奠牲下體包裹之  
以送死者也書謂凡送死賵物之書也讀謂省錄也既

夕禮薦馬馬出之後包奠讀賵記者嫌大夫之尊與士  
異故特記之明與士同也愚謂薦馬者謂圉人與御者  
也士喪禮下篇云薦馬圉人夾牽之御者執策立於馬  
後哭成踊右還出喪無人不致其哀故薦馬者雖賤亦  
哭成踊乃出也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謂包奠  
讀書以薦馬者之出爲節也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釋文相悉亮反

鄭氏曰謂卜葬及日也相相主人禮也命龜告以所問  
事也作龜謂揚火灼之以出兆皇氏侃曰大小二宗並  
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如司徒旅歸四布是也故肆師  
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愚謂凡相禮事者皆曰宗人  
雖私臣亦以名之此大小二宗並公臣乃宗伯上中下  
士之屬自以尊卑分爲大小非大宗伯小宗伯之官也



命龜述命以告卜人也其出命以命宗人則涖卜者爲之○賈氏公彥曰士命龜有二命筮有一士喪禮命筮者命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筮人許諾不述命註云旣命而申之曰述不述者士禮畧及卜葬日云涖卜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還卽席西面坐命龜卜云不述命猶有西面命龜是士命龜辭有二命筮辭有一大夫以上命筮辭有二命龜辭有三少牢云史執筮受命於主人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史曰諾又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以下與前同述前辭以命筮大夫筮旣述命卽卜亦述命是命龜有三命筮有二也應氏鏞曰大小宗及卜人皆春官而以贊大夫之喪大夫之喪力有不能盡具皆仰之於公又俾有司贊其事所謂體羣臣者此類是也

復諸侯以衰衣冕服爵弁服

鄭氏曰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衰衣亦始命爲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衰猶進也愚謂衰衣者謂天子所衰賜之衣或用其本服或加賜於本服之外韓奕之詩曰王錫韓侯元袞赤舄韓以侯而賜袞衣則衰衣之法可見矣冕服者五等諸侯之上服公則袞冕侯伯則鷩冕子男則毳冕也諸侯復之衣三衰衣一冕服二爵弁三也爵弁服祭服之下而乃用以復者重其爲始見天子之服也士喪禮復用爵弁服此言諸侯之復自衰衣至爵弁服而止皮弁服以下復皆不用也

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

釋文稅他喚反下  
文放此揄音遙

孔氏曰復用稅衣上至揄狄謂侯伯夫人也狄稅素沙言從揄狄下至稅衣皆以素沙白縠爲裏愚謂諸侯復之衣三則夫人亦然此但言揄狄稅衣者蓋二衣之間又科用一衣也以其蒙上可知故畧言之

內子以鞠衣裏衣素沙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釋文鞠

又曲六反禮張戰反○此節舊在復諸侯以裏衣之上鄭云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脫爛失處今移正

鄭氏曰內子卿之適妻也春秋傳曰晉趙姬請逆叔隗於狄趙衰以爲內子而已下之是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禮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禕衣侯伯夫人自揄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素沙若今紗縠之帛也六服皆袍制不禕以素紗裏之如今袿袍襪重繒矣裏衣者始爲命婦見加賜之衣也其餘如

士之妻則亦用稅衣愚謂內子有裏衣者夫榮於朝妻貴於室其夫受加賜之服則其妻亦視夫之所加者服之而謂之裏衣也夫人內子之服特言素沙者明與男子之衣異也男子禮衣皆禕婦人禮衣皆有裏陽奇陰偶之義也士妻復用祿衣其餘如士謂內子與大夫之妻皆得兼用祿衣也內子與下大夫之妻復之衣皆二內子以鞠衣與裏衣如無裏衣則以鞠衣與稅衣也大夫之妻用禮衣與稅衣如有裏衣則亦用裏衣與禮衣也然則卿與下大夫復之衣亦二卿以希冕服與爵弁服下大夫以元冕服與爵弁服其有裏衣者則皆去爵弁服也士復之衣一卿大夫復之衣二諸侯復之衣三以此差而上之則天子自十二章以下王后自禕衣以下而復之衣皆四也

復西上

鄭氏曰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愚謂凡位以西為尊西上謂衣之尊者在西也士喪禮復以爵弁而復者一人則復之禮蓋一衣而一人卿大夫二人諸侯三人天子四人也孔疏謂復之人如命數然非是案周禮天子之禮夏采以冕服復于大廟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祭僕復于小廟隸僕復于小寢大寢而夏采惟下士四人隸僕下士二人而得每處復有四人者蓋當使他官攝職以佐之也

大夫不掄絞屬於池下

釋文絞戶交反屬音燭下條屬同

鄭氏曰掄掄翟也采青黃之間曰絞屬猶繫也人君之柳其池繫絞繒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又有銅魚在其間大夫去振容士去魚此無人君及士亦屬脫愚

謂掄絞有在池上者有在池下者在池上者士以上皆用之喪大記於士言掄絞是也在池下者名振容惟人君得用之喪大記於大夫言不振容是也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釋文附依註作附音同下並同

鄭氏曰附讀皆為附大夫附於士不敢以已尊自殊於其祖也士不附於大夫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夫之昆弟謂為士者也孔氏曰從其昭穆謂附於高祖為士者若高祖為大夫則附於高祖昆弟為士者愚謂凡祖適無不附於祖者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皆為祖庶言之耳說已見喪服小記雖王父母在亦然者王父母尚在無可附若王父有昆弟前死則附於王父之昆弟無昆弟可附則附於高祖也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王父之妃婦附於祖姑言附於夫所附之妃者容祖姑爲大夫而附於從祖姑也無妃謂夫所附之妃尚在也從其昭穆之妃中一而附於高祖姑也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  
鄭氏曰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廟見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愚謂婦附於祖姑亦不配獨言女子者祖舅尊嚴孫婦之附自然不敢祭之王父親女孫之附嫌當祭及王父故特明之  
公子附於公子

大夫士不敢附於諸侯也

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鄭註待或爲侍

鄭氏曰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春秋僖公九年夏葵邱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愚謂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君薨世子立踰年然後行卽位之禮卽位然後稱公若未卽位未葬則稱子某春秋書子野子般是也蓋尸柩尚在猶用父前子名之義故稱名也已葬則稱子春秋文公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也蓋未卽位則未成爲君故不稱公而稱子子者男子之美稱也待猶君者謂人民所以事之者鄰國弔襚之使及以他事相接者皆以君禮待之下文弔者之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又上客臨曰寡君命使臣某母敢視賓客是皆

禮記集解卷三十一  
以人君之禮待之也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鄭氏曰謂既練而遭大功之喪者也練除首經要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耳孔氏曰杖屨不易其餘冠也衰也要帶也悉易也然練之首經除矣無可易也大功無杖亦無可易而云易與不易因其餘有易者連言之愚謂父喪既練衰七升母喪既練衰八升大功初喪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則是大功之服有輕於既練之服者矣而悉得易三年之練衰者蓋練爲三年之末而大功新喪爲重故得變前服不計其升數之多寡也服問曰小功不變喪之練冠則大功固變練冠矣三年之練冠或八升或九升而大功十升十一升之冠得以變之則大功八升九升之衰得變七升八升之練衰宜矣大功既葬則反服三年之功衰因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釋文衰七雷反

鄭氏曰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此之謂功衰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大功親以下之殤輕祔之不易服兄爲殤謂同年者也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孔氏曰大功正服變三年之練此著練冠故知大功親以下之殤若成人合服大功其長殤小功成人小功其長殤總麻小功兄弟長殤則是祖之兄弟之後所以得祔者已是曾祖適孫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廟則曾祖適孫爲之祔於從祖也皇

氏云小功兄弟為士從祖為大夫士不可耐於大夫當耐於大功親以下從祖為士者故耐小功兄弟長殤於已祖廟義亦得通案服問大功親長中殤變三年之葛得易首經要帶不得易服故此耐祭著練冠也愚謂小功之親乃待從祖兄弟為之附者所謂士不耐於大夫耐於諸祖父之為士者皇氏之說是也若無廟者自耐於寢不必耐於從祖之廟也男子為殤曰陽童女子為殤曰陰童某甫者因其伯仲季以為之字也不名神也者以鬼神之道待之故不稱其名所謂周人以諱事神也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經鄭氏曰唯以哭對惻怛之痛不以言辭為禮也其始麻散帶經與居家同也凡喪小斂而麻孔氏曰其始麻散

帶經謂大功以上兄弟其初聞喪始服麻之時散垂要帶若小功以下服麻則糾垂不散也愚謂其始麻散帶經者謂始服麻之時其要經散之而不糾而加首以經也奔喪禮凡聞喪即奔喪者至家而襲經絞帶三日而成服聞喪不得奔喪者聞喪即襲經絞帶亦三日而成服此聞喪即服麻乃不得奔喪而成服於外者其始帶散麻至三日成服乃絞其帶也○孔氏云案奔喪禮聞喪即襲經絞帶不散者彼謂有事未得奔喪故不散麻此即奔喪故散麻其說非也凡聞喪即奔者其服皆深衣此聞喪即加麻散帶其為不得即奔喪者明矣又孔氏云奔喪禮聞喪則襲經至即絞帶不散帶者彼謂奔喪來遲不見尸柩此奔喪來至猶散帶者以見尸柩故也則其說尤不可曉奔喪禮襲經絞帶皆於一時為之

初無聞喪襲經至而絞帶之事此麻散帶經特謂在外  
初聞喪之服疏乃謂至家猶散麻不知於何見之

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  
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此謂聞喪卽奔者也聞喪卽奔故在外不服麻成經謂  
成服而絞要經也及主人之未成經謂至在主人小斂  
加麻之後成服之前也疏者小功以下親者大功以上  
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謂與主人同日成服也親者終  
其麻帶經之日數謂以至家之日加麻散帶至三日而  
後成服不用主人三日成服之期也○疏謂未成經爲  
未小斂之前非也喪至小斂而加麻若至在主人未小  
斂之前則與主人同時加麻卽與主人同時成服矣何  
得云終其麻帶經之日數乎

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  
正室

孔氏曰妾賤得自主之者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  
雖攝女君猶下正適故殯與祭不在正室愚謂妾祔於  
妾祖姑其祭不於廟而於寢然必自祔之者蓋妾祖姑  
非父之所生卽世叔父之所生故其祔不可以不親之  
至於練祥則祭妾而已小記曰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  
子主之祔則舅主之此主妾之喪其練祥旣使子主之  
則虞與卒哭亦當使子主之也祭虞祔練祥之祭也正  
室夫之正寢也適妻死於正室則殯祭皆於正室妾雖  
攝女君其死猶在側室則殯祭皆於側室也此謂士禮  
妾子爲其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若大夫妾子爲  
母大功無練祥之祭也

君不撫僕妾

鄭氏曰畧於賤也愚謂撫撫其尸也僕謂宮中臣僕內小臣閹寺之屬也妾賤妾曲禮諸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是也喪大記曰君撫大夫撫內命婦鄭氏云內命婦世婦也喪大記又曰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士旣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君於世婦與大夫同則於諸妻與士同君於大夫世婦或大斂或小斂而往則皆撫之於士及諸妻爲之賜大斂而往則亦撫之惟僕妾賤君不撫其尸也

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

服釋文爲于僞反

鄭氏曰妾於女君之黨若其親然愚謂妾服女君之黨舊說以爲從服然從服之服必視其所從者而有降焉

妾爲女君之黨其服乃與女君同則非從服也蓋妾有爲女君之娣者不待從女君而其服固與女君同矣有爲女君之姪者女君之所服妾亦服之而輕重有不同者有非女君之姪娣者女君之所服妾則皆無服者也今乃壹使與女君同服者於女君則欲其於妾皆聯以同生之誼而不致生其妬忌而於妾則又示以統於女君而不敢以自外女君雖沒猶使妾爲其黨服所以深嚴適庶之分以明女君之尊不替於身後則女君而在必無敢以賤妨貴少陵長者矣攝女君所以統內政也故不爲女君之黨服又所以明攝女君之尊有以殊於衆妾而後內政出於一也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

孔氏曰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云



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者盧云謂降服大功也愚謂云見喪者之鄉而哭以明其不待及門而哭爾未必專爲降服大功也

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

鄭氏曰言骨肉之恩不待主人也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鄭氏曰喪事虞祔乃畢孔氏曰小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鄭註云小功總麻爲之練祭可也今此疏者亦虞謂無服者朋友相爲亦虞祔也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

鄭氏曰客始來主人不可以殺禮待之愚謂喪服未畢謂禫以前也禫而內無哭者雖有弔者不哭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

廟垂涕洟是不哭也

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

釋文與音預

鄭氏曰弁經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也孔氏曰大夫之哭大夫弁經者此謂成服以後大夫往哭大夫身著錫衰首加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者此謂未成服之前與殯之時首加弁經身著當時之服愚謂弁皮弁也諸侯大夫以皮弁錫衰爲弔服不言弔而言哭者大夫相爲有僚友之恩非徒弔之而已也大夫之哭大夫弁經皮弁而加麻經也大夫與殯亦弁經皮弁而加葛經也服問曰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是大夫相爲與朋友同矣喪服記云朋友麻弔服葛經而朋友麻則大夫相爲亦麻經矣朋友弔於未成服之前亦葛經蓋弔於未成服者皆吉服麻不

加於采也則大夫與殯亦葛經矣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則其非相哭雖錫衰以居而不弁經矣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則大夫之爲士若士爲大夫皆不弁經矣不弁經則素冠加經也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鄭氏曰私喪妻子之喪也輕喪總麻也大夫降焉弔服而往不以私喪之未臨兄弟愚謂葛謂既葬變麻服葛也大夫爲父母兄弟之不爲大夫者之服如士服此爲其兄弟弁經謂尊同者也大夫無總服故雖尊同不服但於往哭而爲之服弁經也凡喪服未除於兄弟之喪雖輕必服其服以哭之此大夫哭兄弟之輕喪蓋亦爲服其本服之麻與

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

喪不貳主也

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釋文稽徐音啟

下文別言母在不稽顙則此母衍字也爲妻父在不杖不稽顙謂適子爲妻也父主適婦之喪故其子避之而不杖又不得拜賓而稽顙也

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父沒母在則已主妻喪而得杖而亦不得稽顙也然此不稽顙與上節不同父在不稽顙謂父既拜賓則已不敢拜賓而稽顙也父沒母在則妻之喪已當爲主而拜賓但不敢爲稽顙之拜也蓋妻之服與父在爲母悉同故母在則微殺其禮以示其不敢盡同於母之意與母在爲妻不禫同意上節專屬適子之禮此禮則適庶之所同也贈謂賻祔之屬也稽顙者其贈也拜者言母在

而為妻或有稽顙者惟於人之以物贈已則為稽顙之拜蓋於人之厚恩不敢以輕禮待之則此外弔者皆不稽顙也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鄭氏曰其君尊卑異也愚謂二者之不服皆為尊諸侯也一則尊其舊君而不敢自援一則尊其新君而不敢自貶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

左總冠縹纓釋文別徐彼列反縫音逢又扶用反縹依註

縹音當為早而釋文乃云依註讀作縹音所銜反未

詳其說豈陸氏本不同耶然以義言之作縹為是鄭氏曰別吉凶者吉冠不條屬也縹讀為縹麻帶經之縹聲之誤也謂有事其布以為縹教氏繼公曰條屬者以一條繩為縹而又屬於武也右縫者以縹之上端縫

屬於武之右邊也其屬之以下端向上而結於武之左邊以固冠也愚謂吉冠有武其縹左右各一而交結於頤下下文云委武元縹而後蕤則喪冠自大祥以前無武蓋別以布一條約冠而固之若緇布冠之缺項然其縹惟一條屬於固冠之布亦若緇布冠之青組縹屬於缺也緇布冠之縹屬於左而上結於右喪冠之縹則縫屬於右而上結於左所以反吉也小功以下服輕其縹雖條屬而左縫之稍用言冠之制也縹當作縹喪冠之縹惟斬衰用麻繩自齊衰以下皆用其冠之布為之總冠之縹其布亦與冠同而又縹治之總冠既有事其縹其縹又有事其布布縹兼治則其布精矣以總喪輕故也然則喪冠自小功以上縹皆不縹也

大功以上散帶

大孔氏曰小斂之後主人襲經於序東小功以下帶皆絞  
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至成服乃絞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釋文朝直遙反後朝服故此去起呂反

鄭氏曰總精麤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又

無事其布不灰焉孔氏曰總麻於朝服十五升之內抽

去其半以七升半為之取總以為布又加灰治之則曰

錫言錫然滑易也總衰不加灰不治布也愚謂周禮司

服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衰為大夫士疑衰是

錫衰重於總衰也加灰謂用灰鍛治之也喪服記曰有

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有事其布無事其縷曰錫喪服

記言有事此云加灰一也蓋朝服用吉布十五升布縷

皆有事者也總衰用朝服縷數之半而成布之後不復

加灰鍛治故曰無事其布錫衰則成布之後加灰鍛治

而其縷則不鍛治故曰無事其縷無事其縷者哀在內

也無事其布者哀在外也此總衰錫衰輕重之別也

溫

禮記卷三十九終

邑後學生其鳩

禮記卷四十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雜記上第二十之二

諸侯相祿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褻衣不以祿釋文祿音遂

鄭氏曰不以已之正者施於人以彼不以爲正也孔氏

曰後路謂上路之後次路也冕服謂上冕之後次冕也

愚謂諸侯各以路之上者爲先路同姓則金路異姓則

象路也其次於先路者皆爲後路鄭氏以爲貳車非是

褻衣亦冕服也以其爲天子之所褻賜故曰褻衣冕服

謂其次於褻者也先路與褻衣皆所受於天子者故不

以祿人

遣車視牢具疏布韞四面有章置於四隅釋文遣弃戰反

放此章本或作鄭音同

鄭氏曰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遣奠天子大牢包九個諸侯亦大牢包七個大夫亦大牢包五個士少牢包三個大夫以上乃有遣車轎其蓋也四面皆有章蔽以隱翳牢肉四隅椁中之四隅愚謂每牲體一段謂之一個周禮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鄭云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遣奠也是天子遣奠大牢之外兼有馬牲也士喪禮苞牲取下體鄭云前脰折取臂膺後脰折取骼天子四牲每牲取全體三折分八十一個分爲九包每包九個而遣車九乘諸侯遣奠大牢每牲各取全體三折分四十九個分爲七包每包七個而遣車七乘大夫遣奠亦大牢每牲取全體三折分二十五個分爲五包每包五個而遣車五乘是遣車之多寡各比視其牢具之多寡也以疏布爲車蓋又四面設障蔽所以避

塵土之汚也

載糗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釋文糗陟良反

鄭氏曰糗米糧也愚謂當時有遣奠兼設黍稷而并載於遣車者有子非之以爲喪奠牲牢而外惟有脯醢而無黍稷不當載糗也案士喪禮喪奠皆無黍稷而黍稷之奠自設於下室月朔薦新有黍稷則下室之奠不設也既啟以後遷祖之奠及祖奠遣奠亦皆無黍稷蓋亦以有下室之奠故耳然遣奠雖無黍稷而黍稷麥別盛於笱則固有糗矣不當又載於遣車也鄭氏以爲死者不食糧故喪奠無黍稷果爾則牲牢脯醢死者豈嘗食之耶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

鄭氏曰各以其義稱也孔氏曰祭吉祭也自卒哭以後

之祭也吉則申孝子之心故祝辭云孝喪凶祭自虞以前之祭也喪則哀慕未申故稱哀愚謂士虞禮卒哭猶稱哀子至禘乃稱孝子蓋卒哭雖以吉祭易喪祭猶未忍遽稱孝至祔祭於廟始同之於吉祭也兼言孫者容父先沒而適孫主祖父母之喪者也

端衰喪車皆無等

鄭氏曰喪車惡車也喪者衣衰及所乘之車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衣衰言端者元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衰當如之孔氏曰端衰謂喪服上衣端正也吉時元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爲正喪衣亦如之而綴六寸之衰於心前故曰端衰也喪車孝子所乘之惡車也等等差也喪之衣衰及惡車天子至士制度同無貴賤等差之別以孝子於其親情如一也愚謂禮服自元端以上衣

之長與幅廣相等故謂之端喪衰之制亦然故謂之端衰然吉時禮服皆端而元端之袂圓殺與朝服以上侈袂者不同喪衰與元端同制者惟士之喪衰爲然若大夫以上其喪衰與朝服等同制其袂亦侈不與元端同也端衰無等謂其布之升數及齊斬之制也爲父皆斬衰三升爲母皆齊衰四升是端衰無等也天子喪車五乘而士喪禮主人乘惡車白狗禭蒲蔽與天子始喪之車同是喪車無等也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后蕤

釋文縞古老反又古報反

鄭氏曰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不蕤質無飾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人曰武元元冠也縞縞冠也愚謂蕤者冠纓之結於頤下而垂餘以爲飾者也大白冠緇布冠皆無武而別爲缺項以固冠其纓惟一條屬於武而上

結之故皆無蕤水之下曰委足之下曰武卷在冠下故以名焉元冠吉冠縞冠大祥之冠也喪冠無武與古制同故其纓亦無蕤元冠縞冠皆有武與古冠異故其纓亦與古異而有垂餘之綏也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已可也釋文迎魚敬反

鄭氏曰弁爵弁也冠元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已唯孤爾可也者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已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孔氏曰儀禮少牢大夫自祭用元冠此云弁而祭於已與少牢異故知是孤親迎一時之極故許其攝盛祭祀常所供養故須依班序愚謂特牲禮元端少牢禮朝服皆特祭也大夫弁而祭於已其干祿之禮與大夫干祿服爵弁殷祭禮盛也然則士

之干祿蓋朝服與服之差等爵弁之下為皮弁皮弁之下為朝服皮弁純白不用於祭祀士以元端特祭以朝服祿祭大夫以朝服特祭以爵弁祿祭進朝服而上即為爵弁故記者欲許士以爵弁也若如鄭氏之說則大夫尚不得服爵弁而遽以許士恐不然矣

暢曰以柎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釋文暢本亦作暢柎弓六反枇音匕本亦作枇長直亮反刊苦干反

鄭氏曰曰杵所以擣鬱也柎柏也枇所以載牲體者此謂喪祭也吉祭枇用棘畢所以助主人載者刊猶削也孔氏曰梧桐也擣鬱鬯用柏曰柎杵為柏香桐潔白於神為宜從鑊以枇升入於鼎從鼎以枇載之於俎用桑喪祭也吉祭枇用棘特牲禮枇用棘心是也畢以助主人舉肉用桑者亦喪祭故也吉時亦用棘畢末頭亦刊



削之枇亦宜然愚謂此言暢曰及杵亦謂喪事之所用者周禮肆師大泚以鬯則築鬻鬯人大喪之大泚共其鬻鬯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釋文率帶上音律下音帶本亦作帶

此謂大帶之飾也率讀如左傳藻率鞞琫之率以采飾物之名也凡飾三采者以朱白蒼此二采其朱白與生時大帶死則用以襲尸故於此言之鄭氏謂此襲尸之大帶異於生非士襲變元端為稅衣以其在內也若其在外之服皆與生時無異何獨於帶而異之

醴者稻醴也甕甗笱衡實見間而后折入釋文甕於貢反甗音武笱所交反衡依註作柝戶剛反徐戶庚反見音間廁之間棺衣也間如字徐古覓反一解云鄭合見間二字共為甗字音古辨反折之設反○按見字當音賢徧反

鄭氏曰此謂葬時藏物也衡當為柝所以庶甕甗之屬

聲之誤也實見間藏於見外椁內也孔氏曰醴者稻醴也者言此醴是稻米所為也甕盛醢醢甗盛醴酒笱盛黍稷衡者以大木為柝所以庶舉甕甗之屬也見謂棺外之飾既夕禮註云折猶廢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簣實此甕甗笱衡於見外椁內二者之間而後以折加於椁上以承抗席案既夕禮藏器於旁加見註云器用器役器也既夕禮又云藏苞笱於旁註云於旁在見外則見內是用器役器見外是明器也此是士禮畧實明器耳大夫以上兼有人器鬼器人器實鬼器虛愚謂此言葬時藏器之法醴即所盛於甕者醴有黍醴稻醴梁醴故言此醴是稻醴也甕實一殼甗實五斗笱畚屬以竹或菅草為之見謂棺飾帷荒之屬棺在帷荒之內而帷荒在外露見故因謂之見也藏

器既畢乃可加折故曰而後折入

重既虞而埋之

釋文重直龍反

鄭氏曰就所倚處理之孔氏曰既夕禮初啟朝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不入明日自禰廟隨至祖廟庭厥明將出之時重出自道道左倚之此註就所倚處理之謂於祖廟門外之東也愚謂鄭知就所倚處理之者士喪禮重出自道之後無再入廟之文故知埋重在祖廟門外也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鄭氏曰婦人無專制生禮死事以夫爲尊卑愚謂觀此則謂婦人有受命之法者非矣

小斂大斂啟皆辯拜

釋文辯音徧

鄭氏曰嫌當事來者終不拜故明之孔氏曰凡當大斂

小斂及啟殯之時唯君來則止事而出拜之若他賓客至則不止事事竟乃卽堂下之位悉徧拜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

鄭氏曰朝夕哭不帷緣孝子之心欲見殯肆也既事則施其屨鬼神尙幽闇也無柩者不帷謂既葬也棺柩已去神在室堂無事焉遂去帷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

鄭氏曰主人拜踊於賓位不敢迫君也君卽位車東出待不必君留也君反之使奠孔氏曰謂君來弔臣之葬臣喪朝廟柩已下堂載在柩車而君弔之故云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者君既弔位於車東故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也門右北面而踊者門謂祖廟門

也右西邊也若門外來則右在東若門內出右在西此據車出家故右在西孝子拜君竟立近門內西邊北面而哭踊為禮也出待者孝子踊畢先出門待君君來則出門拜迎君去則出門拜送也君弔事畢便應去不敢必君之久留故孝子先出待君反謂君使人命孝子反還喪所也而后奠者凡君來必設奠告柩知之也或云此在廟載柩車時奠謂設祖奠也愚謂此謂士之喪未啟之前君有故不得弔而至是始弔也曰若者明其為非弔禮之常也檀弓君於大夫之喪將葬弔於宮將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乃退彼謂大夫之喪君始死已來弔至葬又特弔故有引車之禮此乃君始來弔弔非因葬故不云引車也知非弔大夫之喪者喪大記云大夫士既殯而君往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

外命之反奠乃反奠此亦云出待反而後奠故知為士禮柩既在堂下則君即位於阼階下西面故主人在柩西中庭東面而拜也門右門東也凡君弔主人受禮於阼階南中庭即位於門右北面此以君在堂下柩東迫狹故變位受禮柩西之中庭其即位於門右北面自如常法耳此非有事於柩左右不據柩言也奠或說以為祖奠是也檀弓君弔於葬命引之乃退不云命奠此必命之奠亦始弔之禮然也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禡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

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釋文稅他喚反禡字又作為元冠或為元端或

鄭氏曰繭衣裳者若今大襦也纁為繭緇為袍表之以稅衣乃為一稱稅衣若元端而連衣裳者也大夫而以

纁為之緣非也唯婦人纁袖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曾子譏襲婦服而已元冕又大夫服未聞子羔曷為襲之愚謂此襲衣凡五稱繭衣裳者衣裳相連而著以綿纁者也繭衣裳乃褻衣必以禮服表之乃成一稱故喪大記曰袍必有表稅衣纁袖所以表繭衣也稅衣色黑即元端也謂之稅衣者以其衣裳相連若婦人之稅衣也所以連衣裳者生時禮服內有中衣襲時內有袍繭外有皮弁服之屬而元端服在其間故如中衣之制為之衣裳相連以一服而兼二蓋士之襲禮然也纁絳色也袖猶緣也素端制若元端而用素為之蓋凶札祈禱致齊之服也周禮司服曰其齊服有元端素端此為第二稱也皮弁為第三稱爵弁為第四稱元冕為第五稱案士喪禮襲衣三稱爵弁服皮弁服祿衣此襲

衣五稱而又有元冕則大夫之禮也子羔未嘗為大夫元冕其襲衣與襲衣不用偶數有褻衣則復加一衣以合奇數蓋禮然也不襲婦服者纁袖婦人嫁時之服也蓋大夫士中衣用纁緣子羔之襲其元端服連衣裳為之如中衣之制遂并用中衣之緣與婦人嫁時之服相似故曾子譏之以此推之則用衣以表袍者雖連衣裳為之而不當用緣也

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釋文為于偽反又如字使色吏反館本亦作觀音同說見曾子問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

鄭氏曰公君也始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一也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朝

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婦人居間者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孔氏曰居間謂婦人與丈夫更踊居賓主之間也皆者皆於貴賤婦人也親始死及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今云七五三者謂爲禮有節之踊每踊三者三爲九而謂爲一也愚謂諸侯五日而殯五日爲五踊加以小斂大斂時又踊爲七大夫三日而殯三日爲三踊加以小斂大斂時又踊爲五士亦三日而殯始死踊小斂大斂之朝不踊至斂時皆踊爲三也以此差而上之則天子七日而殯當九踊也觀此踊數則君大夫殯日皆數死日明矣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褻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釋文卷音案

鄭氏曰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

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孔氏曰公襲以上服最在內者公身貴故以上服親身也元端一者燕居之服元端朱裳也朝服一者緇衣素裳公日視朝之服也素積一者皮弁之服公視朔之服也纁裳一者冕服之裳也驚毳中間任取一服也爵弁二者此始命之服示之重本故二通也褻衣一者所加賜之衣最在上華君賜也愚謂公君也上文公七踊下文公大夫士一也公升皆通謂五等之君此不當獨爲異義卷衣一據上公言之若侯伯則驚冕子男則毳冕也此襲有褻衣而九稱則公襲本七稱有褻衣故加二稱而爲九也然則襲之衣數士三稱大夫五諸侯七有褻衣者皆加焉天子蓋十二稱與喪大記大斂之衣君同以百稱則襲斂所用之衣數五等之君亦同也朱綠帶者玉藻所謂雜

帶燕居之所用也兼用燕居之帶者以襲有元端服也申重也申加大帶於上言重加大帶於雜帶之上順其衣之在內外也○凡生人之衣最內爲明衣其外則冬有裘夏有葛春秋有袍褶之屬又其外有中衣又其外乃有禮衣若元端皮弁冕服之屬也襲衣衣之於身所用與生時悉同但四時皆用袍褶而不用裘葛耳士喪禮襲衣內有明衣裳外有祿衣皮弁爵弁三稱而祿衣連衣裳爲中衣之制則不復用中衣上文言子羔之襲繭衣裳與祿衣纁衽爲一卽此制也公襲衮最在內不爲連衣裳之制則袍褶之外衮衣之內又當有中衣矣蓋大夫以上之襲皆如此與○鄭氏曰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爲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繫鞅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

變必備此二帶也孔氏曰朱綠帶者襲衣之帶旣非革帶又非大帶祇是衣之小帶愚謂士惟有大帶君大夫有大帶又有雜帶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及此篇所言率帶君大夫五采士二采者大帶也玉藻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及此所言朱綠帶者雜帶也鄭氏解玉藻謂君之大帶以朱綠爲飾至此篇言率帶君大夫五采士二采則君大帶飾以朱綠之說已不可通則云襲尸之大帶異於生至此節又言朱綠帶則謂襲衣別用此小帶異於生其說支離無據蓋率帶之帶卽生時之大帶朱綠帶卽生時之雜帶而襲尸皆用之初未嘗異於生也士喪禮襲有鞅鞅鞅必繫於革帶則襲固當有革帶矣然此朱綠帶言申加大帶於上則所加者實朱綠帶而非革帶也且

生時大帶雜帶不一時並施而其所繫則同處故襲時加大帶於雜帶之上若革帶則生時與大帶並用而繫於大帶之下故鞞繫於革帶而其下與紳相齊則襲時亦不得加大帶於革帶之上矣

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

環經謂以經環加於首也小斂環經者小斂奉尸俛于堂畢乃降而東襲經焉士喪禮苴經大槁要經小焉饌于東方卒斂主人卽位拜賓襲經于序東是也公大夫士一者蓋他服如衰杖屨之屬君大夫士變服之節有不盡同者而環經則皆以小斂畢時也○鄭氏謂環經爲一股之纏經非也一股之經舊說所謂弔服之環經也環經說見檀弓經記初無言小斂時主人加弔服之環經者小斂環經謂環加苴經豈可以弔服之環經混之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鄭氏曰喪大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衾君至此君升乃鋪席則君至爲之改始新之也孔氏曰公升謂公來升堂商祝主斂事者也臣喪大斂雖已鋪席布絞衾聞君將至則徹去之比君升而商祝更鋪席榮君來爲新之也亦示若事由君也愚謂席最在下云商祝鋪席則知絞衾衣皆再布之矣爲君欲視其衣衾之美惡也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

釋文廣古曠反長直亮反

鄭氏曰言失之也士喪禮下篇曰贈用制幣元纁束孔氏日記魯失也贈謂以物送亡人於椁中也贈用制幣元纁束今魯人雖三元二纁而用廣尺長終幅不復丈八尺則失禮也愚謂內宰職註引天子巡守禮聘禮註

引朝貢禮皆云制幣丈八尺純四咫賈疏引趙商問純四咫之義鄭氏謂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太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尺四寸幅廣也是制幣長丈八尺廣二尺四寸也今魯贈幣廣止一尺長僅終幅二尺四寸是長廣皆不如禮也

弔者卽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

釋文相息亮反

鄭氏曰賓立門外不當門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下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不言擯者喪無接賓也淑善也如何不淑言君痛之甚使某弔稱其君名者君薨稱子某使

人知適嗣也須矣不出迎也降反位者出反門外位無出字脫孔氏曰自此以下終於篇末明諸侯相弔舍襚贈之禮此明弔禮也門西謂主國大門之西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以其凶事異於吉也相者謂主人傳命者也喪無接賓故不言擯而言相此對文耳若通而言之吉事亦云相故司儀云每門止一相又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凶事亦稱擯故喪大記云君弔擯者進又案士喪禮賓有襚擯者入告出請是也孤謂嗣子也某爲嗣子之名必稱嗣子名者欲使使者知適嗣之名云須矣者異於吉禮不出迎也主人升堂西面者從阼階升也知者以弔者升由西階故也又下文孤降自阼階拜之明升亦阼階也子拜稽顙不云孤某而稱子者今有事於殯故稱子對殯之辭也若對賓則稱孤某也



愚謂弔者謂上客也凡門外之位以客禮者東面以臣禮者北面以燕禮賓東面大射賓北面觀之可見弔者卽位于門西東面者客禮也介在其東南北面者下賓也西上者統於賓也西於門不敢當門也蓋凡諸侯聘弔之使在主國門外之位皆如此鄭氏聘禮註謂聘賓北嚮介西面故孔疏以此爲異於吉然鄭說實無所據也主孤西面在阼階下西面主人之位也如何不淑弔辭也孤某者諸侯在喪未葬自稱之辭也下文云旣葬蒲席知此本據未葬之禮也若已葬但稱孤也孤某須矣肅賓之辭也升堂而弔者諸侯之禮然也兩君相弔則賓主皆升堂君弔其臣則弔者升堂主人受禮於中庭若大夫士相弔則賓主行禮於堂下也弔者降不言子降者子不降待後事也下含者祔者贈者皆言出則

此脫出字明矣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旣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卽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

釋文含本又作哈說文作玲同胡閻反

鄭氏曰含玉爲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春秋有旣葬歸含贈祔無譏焉卽就也以東藏於內也孔氏曰此明含禮宰夫朝服者宰謂上卿也言夫衍字朝服者吉服也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以仍在喪不可純吉故卽喪屨此弔者旣是上客又贈者是上介則此含者祔者當是副介末介愚謂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弔使亦然此上客弔上介贈又以次介二人爲含者祔者據上公侯伯之禮也若子男三介則贈含皆以上介與諸

侯五日而殯鄰國弔含之使鮮有以殯前至者其含與  
繆蓋亦但致其禮而已含玉皆碎之此致璧擬爲含用  
耳非謂卽用此璧以含也此璧蓋亦五寸以下致命之  
辭亦曰寡君使某含凡奠于殯東南者在殯東而稍南  
凡含繆之物南上以柩南首也有葦席者含繆之物不  
可委於地故設席以受之既葬蒲席者凡諸侯相於喪  
禮皆始死遣使來弔葬時又遣使會葬或國中有事故  
始死未得卽遣使故既葬而弔使乃至也既葬稍吉故  
用蒲席蒲席精於葦席也喪大記大斂大夫蒲席士葦  
席但言既葬蒲席而不別言他禮之異則葬後含繆贈  
其委繆衣圭璧仍於殯之東南以柩本在此故也宰小  
宰也周禮小宰喪荒受其含繆幣玉之事朝服元冠緇  
衣素裳也案聘禮遭喪則使大夫練冠長衣受于廟此  
宰取璧乃朝服者彼代主國君受禮故練冠長衣此主  
孤自服衰經受弔故宰取璧朝服也宰取璧朝服則含  
者亦朝服與屨爲服末凡喪中因事而變服者惟其屨  
無變也○孔氏云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禮若新遭  
喪則主人不親受故聘禮遭喪入境則遂也將命于大  
夫主人練冠長衣以受此謬說也聘賓非爲喪事而來  
其所聘者乃薨君故使大夫受於殯宮若弔含之賓本  
爲喪事而來未有爲喪主而不接弔賓者雖初喪豈有  
使大夫受之之禮乎

繆者曰寡君使某繆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繆者執冕  
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繆拜稽顙委  
衣于殯東繆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雷將命子拜稽顙如  
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

拜稽顙皆如初祿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

階其舉亦西面釋文要一遙反

鄭氏曰委衣于殯東亦於席上所委壁之北順其上下授祿者以服者賈人舉者亦西面者亦祿者委衣時孔氏曰此明祿禮也上文含者稱執壁下文贈者稱執圭則此祿者當稱執衣不云者文不備也以下文云祿者執冕服故於此畧之經文先含而後祿則含重而祿輕所委殯東西面南頭為上故曰順其上下謂上者在前下者在後聘禮有賈人故知授祿者以服者是賈人也祿者西面舉者亦西面也其服重者使執以入爵弁受於內雷皮弁受於中庭朝服受於西階元端受於堂既受處不同則陳於壁北亦重者在南凡諸侯相祿衣數無文據此其服有五又大路襲衣不以祿此外無文愚

謂含祿贈之辭同獨於祿言之以見上下也祿衣東西委之南領西上孔氏謂重者在南非也受服以次而近者欲於事敏也宰夫宰之屬也周禮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不言其服者不變服也

上介贈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贈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

西子拜稽顙坐委於殯東南隅宰舉以東釋文贈芳鳳反孤須矣從此盡

鄭氏曰自率也下謂馬也馬在路之下覲禮曰路下四亞之客給使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客入則致命矣

孔氏曰此明贈禮乘黃謂馬也大路謂車也陳四黃之馬於大路之西在殯宮中庭喪禮車馬以屬主人故路在東統於主人也若尋常吉禮車馬為賓而設則路在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馬西故覲禮路下四亞之註云亞之次車而東是車在西統於賓也既夕禮車以西爲上者彼爲死者而設於鬼神之位北轡者謂大路轡轅北嚮也愚謂贈以上介贈者贈禮重於含祔也贈在含祔之後者贈物以助葬先含次祔次贈以喪事之先後爲次也執圭將命者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犬馬不上於堂故執圭以將命也乘黃四馬黃色也周人黃馬蕃鬣故馬之爲庭實者皆以黃康王之誥曰皆布乘黃朱是也大路贈車也先路不以祔此曰大路者尊其名也士喪禮公贈元纁束馬兩又賓贈者將命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馬入設賓奉幣是士禮賓贈亦元纁兩馬也此諸侯禮有乘黃大路執圭將命然則大夫之禮蓋元纁束四馬與北轡者向內也凡喪自太祖以前陳車皆北向故此車亦然馬在

路西者此時樞在堂上主孤在堂下堂上之物則統於樞而西上堂下之物則統於主人而東上也既夕禮車以東爲上者爾時樞在堂下車直東榮統於樞也言執圭將命於車馬之間者客使先設車竟乃率馬設於路西言上介執圭將命與客使設馬之節相當也坐委於殯東南隅者圭尊於壁委於席上而在壁之南也宰不言其服者因前朝服可知也○孔氏曰隱元年公羊傳云車馬曰贈貨財曰賻衣被曰祔穀梁云乘馬曰贈衣衾曰祔貝玉曰含錢財曰賻散而言之車馬亦曰祔故前文云諸侯相祔以後路是也此無賻賻是加厚非常故也故宰夫註云其間加恩厚則有賻雖有貨亦有馬故少儀云賻馬不入廟門既夕有贈贈施於死必及葬節此未必一當葬時也既夕有奠此無奠者以奠主於

親者故既夕禮云兄弟贈奠所知則贈而不奠此諸侯相於既疏故無奠案釋廢疾云天子於諸侯含之贈之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祔之贈之天子於二王之後含爲先祔則次之贈爲後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鄭知天子於二王後含祔贈者爲約此雜記兩諸侯相敵明天子於二王後亦相敵也知諸侯亦然者約雜記文鄭知天子於諸侯含贈者約文五年榮叔歸含且贈二傳但譏兼禮不譏其數是也鄭知天子於諸侯臣祔之贈之者約士喪禮諸侯於士有祔有贈明天子於諸侯臣亦然鄭知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者更無所尊明尊此卿大夫如諸侯也凡此於其妻亦如其夫知者約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又約魯夫人成風之喪王使榮叔歸含且

贈以外推此可知愚謂孔氏所言含祔贈賻奠禮數之差皆是也有喪相弔含祔贈者邦交之常禮也其有甥舅昏姻之好者則又有賻焉至贈則會葬時之禮非行於弔時者也蓋古者諸侯弔聘之所及者皆其同在方岳之下者也故左傳曰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先王之世非同方岳則無同盟之事也以春秋考之隱桓莊閔之世所書者皆東諸侯之事也以晉之強大而自僖公以前其事無書於冊者蓋晉在并魯在交赴告聘弔之使原不相及蓋先王之舊制如此自霸者既興邦交日繁於是赴告交馳於四國而其禮或亦不能備故有如秦於魯成風之喪僅有祔徐於邾宣公僅有含者蓋以舊制本不當相弔祔故其禮止於如此而已足也至諸侯之於天子必當備含祔贈賻之禮故春秋武氏子來

禮記卷四十一  
求賻蓋以禮之所有者責之也若天子於諸侯則如惠公仲子僅有賻成風有含賻此或周衰不能備禮大約同姓異姓庶姓其恩禮當有厚薄但其詳不可考耳諸侯於其臣則士喪禮有祔有賻卿大夫宜更有含天子於其卿大夫士亦當如此鄭釋廢疾所推亦大畧得之惟其言天子於諸侯之臣當如諸侯之於士者則非是蓋陪臣疎賤其喪固不敢上赴於天王而天王於諸侯之臣亦必不能一一而弔祔之也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祔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

釋文鄉許亮反

鄭氏曰凡者說不見者也鄉殯將命則將命立於殯之西南此言宰舉璧與圭則上宰夫朝服衍夫字愚謂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者言於子拜稽顙之時而西面

委之亦若避子之拜然也宰小宰也周禮小宰喪荒受其含祔幣玉之事又宰夫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祔衣輕故宰夫主之圭璧重故宰舉之凡臣之升降宜統於君此主自阼階宰與宰夫乃自西階者含祔之物皆在西由便也

賻者出反位于門外

鄭氏曰乃著言門外明禮畢將更有事愚謂鄭氏云禮畢者弔含祔賻奉君命而行者其禮畢於此也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綽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

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釋文臨如字徐力鳩反介音界舊古賀反相息亮反緯音弗寡君命絕句下放此使色吏反○今按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為一句陸氏命字絕句非是

鄭氏曰上客弔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助之謙也其實為哭耳入門右不自同於賓客賓三辭而稱使臣為恭也為恭者將從其命拜客謝其厚意不迎而送喪無接賓之禮孔氏曰云一介老者則若曲禮云七十使於四方稱老夫之類前四禮皆奉君命而行如聘禮之聘與享故在門西此臨是私禮若聘禮之私覲故在門東愚謂臨入哭也弔所以慰主人臨則使

者自致其哀上四事皆奉君命而行臨則使者之私禮也一介猶一个也老所謂寡君之老則此客乃諸侯之卿也相執紼謂助執其喪事也門右門東也入門右者入闈東而右東上者統於主人也以非為其君行禮故不敢以賓客自居所謂私事自闈東也按聘禮賓覲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此弔者既從主人之辭亦當如私覲之禮出門而復從闈西以入而立於門西此但容立于門西不言出而復入者文畧也聘禮介立于賓右而西上此介立于賓左而東上者變於吉也於此言孤降自阼階則自與客升之後未嘗降矣弔為君行

禮故客升堂致命主亦升堂而拜之臨為臣禮其位在門西故主人必降階而拜之也孤降自阼階則升亦自阼階矣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此以客由西階故主人避之而由阼階有為為之也升堂哭踊者亦諸侯之弔禮然也若未葬則哭踊之後主人當降即阼階下位客當復門西之位而設朝奠既奠然後客出此於哭踊下即言客出者文畧也送于門外送於大門之外也凡喪禮不迎賓於其去則送之○孔氏曰案左傳昭三十年云君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君喪大夫弔卿會葬此上客者若於古禮士也若於文襄則大夫也愚謂此言一介老則諸侯之卿也然會葬之使例尊於弔若諸侯相弔使卿則會葬亦必使卿然諸侯三卿若為一國之喪而頻使二卿於外則勢有所不能然則此

弔者蓋攝卿以行者與然自稱一介老則其非士決矣而子大叔言先王之制士弔卿會葬者凡左傳中所言先王之制不必皆可據且諸侯國有大小則其相弔之禮容有隆殺或弔於大國使大夫攝卿敵國使大夫小國則使士也但子大叔對晉人特舉其殺者言之耳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鄭氏曰辟其傷痛已之親如君孔氏曰國有君喪而臣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來弔也以義斷恩哀痛主於君不私於親也愚謂國有君喪其臣皆服斬無弔人之法故疏惟以他國來弔者言之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紿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與踊

釋文馮皮冰反本或作憑



鄭氏曰此喪大記脫皇著於此愚謂此與喪大記小異蓋上有脫文與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釋文

召反又力弔反乘繩證反

鄭氏曰乘人謂使人引車也專道人避之孔氏曰終夜燎謂柩遷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也乘人謂人引車不用馬也專道而行喪在路不避人也三事為重故與天子同愚謂終夜燎孔疏專以啟後言之然未殯之前設燎亦終夜也故士喪禮小斂之後宵為燎于中庭厥明滅燎是也蓋始死柩未藏既啟柩已露須備非常而治殯斂為葬具為事嚴急亦非窮日夜之力不可故必終夜設燎也柩車駕馬或有傾覆奔軼之患故必以人輓之也專道而行者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由中央

今此柩車專一道而行也柩車執紼者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以差次言士當用百人人既衆多非專道不可行也此三者皆無尊卑之異故雖士得與天子同也